



文獻通考卷一百七十八

鄴陽馬端臨貴與著

漢天文在圖籍昭昭可知者經星常宿

中外官凡一十八名積數七百八十三星皆有州國

官宮物類之象其伏見早晚邪正存亡虛實廣僣

曰伏見早晚謂五星也日月五星下道為邪存謂列宿不虧也亡謂恒星不見虛實若天牢星實則囚多

若三台星相去遠近也及五星所行合散犯守陵歷

闔食也孟康曰合同舍也散五星有變則精散為妖星也犯五寸已內光芒相及也陵相冒過也食星

居月相凌不見者則所食也韋昭曰自下往觸之曰犯

彗字飛流日月薄食

張晏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孟

康曰飛絕迹而去流光迹相連也日月無光曰薄京

房易傳曰日月赤黃為薄或曰不交而食曰薄韋昭

曰氣往迫之為暈適背穴抱珥垂蜺孟康曰皆日旁

薄虧毀曰食也

食先有黑之變也背形如背字也穴多作鑄其形如

玉鑄也抱氣回日也珥形點黑也如淳曰暈讀曰運

或作虹蜺讀曰齧蟬謂之垂表云雄為垂雌為蜺

凡氣在日上冠為戴在旁直對為珥在旁如半環向

刺日為抱向外為背有氣

迅雷風袂怪雲變氣此皆陰

陽之精其本在地而上發于天者也政失於此則變

見於彼猶景之象形鄉之應聲師古曰鄉

觀之而寤飭身正事思其咎謝其過則禍除而福至

自然之符也

晉天文志曰張衡云文曜麗乎天其動者有七日月

五星是也日者陽精之宗月者陰精之宗五星五行

之精眾星列布體生於地精成於列列居錯峙各有

攸屬在野象物在朝象官在人象神其以神差有五

列焉是為三十五名一居中央謂之北斗四布於方

各七為二十八舍日月運行歷示吉凶五緯纏次用

告禍福中外之官常明者百有二十四可名者三百

二十為星二千五百微星之數蓋萬一千五百二十

庶物蠢蠢咸得繫命不然何得總而理諸後武帝時

太史令陳卓摠甘石巫咸三家所著星圖大凡二百

八十三官。一千四百六十四星以為定紀。今略其昭
昭者。以備天官云

中宮

北極紫微宮

中元北極紫微宮。北極五星在其中。大帝之坐。第二
珠第三之宮。庶子居第一。號曰為太子。四為后宮五

天樞

一云第三明者帝之居第四明曰四庶子最小第五天之樞

左右四星是四

輔。天一太一當門路。左樞右樞夾南門。兩面營衛一
十五。上宰少尉兩相對。少宰上輔次少輔。上衛少衛
次上丞。後門東邊大贊府門西喚作一少丞。以次却

向門前數。陰德門裏兩黃聚。尚書以次其位五。女史
柱史各一戶。御女四星五天柱。大理兩星陰德邊。勾
陳尾指北極顛。勾陳六星六甲前。天皇獨在勾陳裏。
五帝內座後門是。華蓋并杠十六星。杠作柄象華蓋
形。蓋上連連九箇星。名曰傳舍如連丁垣外左右各
六珠。右是內階左天厨。階前八星名八穀。厨下五箇
天棊宿。天床六星左樞在。內厨兩星右樞對。文昌斗
上半月形。希踈分明六箇星。文昌之下曰三公。太尊
只向三公明。天牢六星太尊邊。太陽之守四勢前一
箇宰相太陽側。更有三公相西邊。即是玄戈一星圓。

天理四星斗裏暗輔星近著闔陽淡

一本云文昌之
下三師名天牢

六星四勢前更有二公相西徧即是太陽一
星圓天理四星斗裏暗輔星近著闔陽淡

北斗之

星七宿明第一主帝名樞精第二第三璇璣是第四
名權第五衡闔陽搖光六七名

北極五星在紫微宮中一名天極一名北辰其紐
星天之樞也天運無窮三光迭耀而極星不移故
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第一星主月太子也第二
星主日帝王也亦為太一之坐謂最赤明者也第
三星主五星庶子也北極五星最為尊也中星不
明主不用事右星不明天子憂也其第四星為后

宮第五星為天樞張衡云二星並為後宮北極五
星明大則吉變動則憂抱極樞四星曰四輔所以
輔佐北極而出度受政也張衡云抱極之細星也
為輔臣之位主贊萬機小而明吉大明及芒角臣
逼君暗則官不理天乙一星在紫宮門右星之南
天帝之神也主戰鬪知人凶吉者也太乙一星在
天一南相近亦天帝神也主使十六神知風雨水
旱兵革飢饉疾疫災害所生之國也張衡云天一
逼閭闔外其占明而有光則陰陽和合萬物成人
主吉不然反是太一占與天一略同紫宮垣十五

星其西蕃七東蕃八在北斗之北。一曰紫微大帝之坐也。天子之常居也。主命主度也。一曰長垣。一曰天營。一曰旗星。為藩衛備藩臣也。宮闕兵起旗星直。天子出自將官中兵。張衡云。紫微垣十五星。東藩八。西藩七。其東藩近閭闔門第一星為左樞。第二星為上宰。第三星為少宰。第四星為上輔。第五星為少輔。第六星為上衛。第七星為少衛。第八星為少丞。其西藩近閭闔門第一星為右樞。第二星為少尉。第三星為上輔。第四星為少輔。第五星為上衛。第六星為少衛。第七星為少丞。皆以明大

有常則吉。若盛明則內輔盛也。宮垣直而明。天子將兵開則兵起。西藩開如門象。名閭闔門。有流星自門而出四野者。當有中使銜命視其所適野而諭之也。陰德二星在紫微宮內。尚書之西。主施德者。其占以不明為宜。明則新君踐極。隋志曰。尚書西二星曰陰德陽德。主周急振撫。又分為二坐星矣。門內東南維五星曰尚書。主納言。夙夜咨謀。龍作納言。此之象也。張衡曰。八座大臣之象。其占與四輔不殊。極東一星曰柱下史。主左右記君之過。星明則史直辭。不明反是。柱史北一星曰女史。婦

人之微者。主傳漏。故漢有侍史。張衡云。婦官也。主記宮中之事。其占與柱史同。御女四星。在紫微宮內。勾陳之北。八十一。御妻之象也。其占明則多內寵。不明則否。晉志謂之女御宮。天柱五星。在紫微宮門內。華蓋杠左旁。近東垣北隅。法五行。主晦朔晝夜之職。明正則吉。人安陰陽調。不然則司歷過。隋志云。建政教立圖法之府也。常以朔望日。垂禁令於天柱。以示百司。周禮以正歲之月。示法象。魏此之謂也。大理二星。在紫微門內。次近陰德。決獄之官。星明則刑憲平。不明則冤酷深。勾陳六星。在

紫微宮華蓋之下。隋志云。後宮也。大帝之正妃也。大帝之帝居也。張衡云。大帝所居之宮也。亦將軍之象也。星明則吉。暗則人主惡之。勾陳口一星曰天星。亦曰大帝。其神曰曜魄寶。主御群靈。東萬機神圖也。其星隱而不見。見則為災。六甲六星。在紫微宮內。華蓋杠左傍。分掌陰陽紀時節。明則陰陽和。不明則寒暑易節。五帝內坐五星。在華蓋下。勾陳上。斧戾之象。所以備宸居者。明正則吉。變動則災凶。隋志云。客星犯紫微宮中坐。大臣犯主。華蓋七星。其杠九星。合十六星。在勾陳上。正當大帝所

以覆蔽大帝之坐也。明正則吉。傾動則凶。傳舍九星。在華蓋上。近河賓客之館。主胡人入中國。客星守之。備姦使。亦曰。胡兵起。內階六星。在文昌北。天皇之陛也。明吉。傾動凶。紫微東垣北。維外六星。曰。天厨。天子百官之厨也。見吉。不見凶。八穀八星。在紫微西藩之外。五車之北。具八星。一主稻。二主黍。三主大麥。四主小麥。五主大豆。六主小豆。七主粟。八主麻子。明則八穀皆成。暗則不熟。一星不見。則八穀不登。八星不見。則國人糊口。天棊五星。在女床東北。天子先驅。所以禦難也。不明則國兵起。一

曰。主爭訟。明大凶。小吉。天床六星。當閭闔門外。主天子寢舍。解息燕休之處。星正大吉。君有慶。傾則人主不安。一云。在宮門外。聽政之象也。為寢舍也。暗凶。內厨兩星。在紫微垣外西南角。主六宮之內。飲食府也。一云。主后夫人與太子飲宴。居常無咎。有犯守凶。文昌六星。在北斗魁前。天之六府也。主集計天道。一曰。上將大將軍建威武次。二曰。次將尚書正左右。三曰。貴相太常理文緒。四曰。司祿司中司隸。賞功進爵。五曰。司命司恠太史主滅咎。六曰。司寇大理佐理寶。所謂一者。起北斗魁前近內

階者也。明潤大小齊。天瑞臻。張衡云。其占黃潤光。明萬人安。大小均。天瑞降。青黑細微多所害。搖動。移徙大臣憂。金火守入兵興。李犯國亂。一曰文昌。動則三公受誅。后崩災福與三公同。三公三星在北斗柄東。又三公星在北斗魁西。並為大尉司空。司徒之象。主變理陰陽。弼君機務。其星移徙不吉。居常安。金火守之。三公有凶。隋志曰。杓南三星及魁第一星皆曰三公。宣德化。調七政。和陰陽之官也。太尊一星在中台之北。貴戚也。巫咸云。聖公之象。居常為定。不見則凶。金犯守為災。貴賤將敗者

也。天牢六星在北斗魁下。貴人之牢也。主愆過禁暴淫。與貫索同占。大陽守一星在相西。大將大臣之象也。主戒不虞。設武備也。非其常兵起。明吉。暗凶。移陟大臣誅。勢四星在太陽西北。刑餘人而用事者也。不明吉。明即闔官擅權。相一星在北斗南。隋志曰。相者總領百官而掌邦教。以佐帝王安邦國。集衆事也。明吉。玄戈一星在招搖北。一曰天戈也。芒角大而動。則四夷兵起。其占與梗河相類。北斗魁中四黑星為貴人之牢。曰天理明及搖動與有星者為貴人下獄。北斗七星輔一星在犬微北。

七政之樞機。陰陽之本元也。故運乎天中。而臨制四方。以建四時。而均五行也。魁四星為璇璣杓三星為玉衡。又象號令之主。又為帝居。取乎運動之義也。又魁第一星曰天樞。二曰璇。三曰璣。四曰權。五曰玉衡。六曰閭陽。七曰搖光。一至四為魁。五至七為杓。樞為天。璇為地。璣為人。權為時。玉衡為音。閭陽為律。搖光為星。石氏云。第一曰正星。主陽德。天子之象也。二曰法星。主陰刑。女主之位也。三曰令星。主禍害也。四曰伐星。主天理。伐無道。五曰殺星。主中央。四旁殺有罪。六曰危星。主天倉。五穀。七

曰部星。亦曰應星。主兵。又云。一主天。二主地。三主火。四主水。五主土。六主木。七主金。又曰。一主秦。二主楚。三主梁。四主吳。五主趙。六主燕。七主齊。輔星附乎閭陽。所以佐斗成功也。又曰。主危。正矯不平。又曰。丞相之象也。七政星明則國昌。不明則國殃。斗旁欲多星則安。斗中少星則人恐上。天下多訟德者。無星二十日。有輔星明而斗不明。臣強主弱。斗明輔不明。主強臣弱也。杓南三星及魁第一星。皆曰三公。宣德化。調七政。和陰陽之官也。張衡云。若廣營宮室。安鑿山陵。則第二星不明。或變色。

若不愛百姓。聚興征役。則第三星不明。或變色。若發號令不明。四時不明。天道則第四星不明。或變色。若廢正樂。務淫聲。則第五星不明。或變色。若不勸農桑。不務稼穡。峻法濫刑。退賢傷政。則第六星不明。或變色。若不撫四方。不安夷夏。則第七星不明。或變色。凡日月暈連環。及斗月暈。及搖動兵起。其傍及中小星多。則天下不安。人多怨。一云。小星多。則天下安。不然。則國人散。五曜及客星守入。皆凶。李彗尤甚也。

右夾漈鄭氏作通志天文略。言漢晉諸志所載諸星名數災祥。叢雜難舉。惟隋丹元子作步天歌。句中有圖。言下見象。或豐或約。無餘無失。故特取其歌。而於歌之後。採諸家之言。以備之。今所載其前。則丹元子歌也。後則夾漈所取諸志以釋之者也。其說亦略備矣。然宋史志所載近代諸儒之說。則考訂尤詳。故又摭其所未備者。附見各段之末云。

宋兩朝天文志。舊說皆以紐星正樞機。後祖暅之立儀測之。洎皇祐中。以銅儀管候之。其不動處。猶在樞星之末。一度餘。

朱子語錄曰。北辰乃天之北極。天如水車。北辰乃軸處。水車動而軸未嘗動。又曰。北辰是那中間無星處。此子不動。是天之樞紐。北辰無星。緣人要取此為極。不可無箇記認。所以就其旁取一小星。謂之極星。問極星動否。曰。極星也動。只是近那辰後。雖動而不覺。今人以管去窺那極星。見其動來動去。只在管裏面。不動出去。向來人說北極。便是北辰。皆只說北極不動。至本朝人方去推得是北極。只在北辰邊頭。而極星依舊動。

宋兩朝天文志。太子星去北極十五度。入心宿三度。四輔四星去天樞各四度。勾陳六星去極六度半。入壁宿五度。天皇大帝星去極八度半。入室宿十一度。華蓋七星。杠九星。距中大星去極二十六度。入婁宿四度。五帝內坐五星。距中大星去極十二度半。入室宿六度。六甲六星。距南星去極一十五度。入奎宿四度。女御四星。距西南星去極一十三度半。入奎宿一度。天柱五星。距東南星去極十三度半。入危宿初度。尚書五星。距西南星去極一十九度。入尾宿十四度。

柱下史一星。去極十八度。入斗宿十三度。女史一星。去極十七度半。入斗宿二度。陰德二星。距東星。去極十九度。入房宿二度。大理二星。距東星。去極二十三度半。入心宿五度。天床六星。距西南星。去極二十二度。入氏宿二度半。紫微垣十五星。其左驂樞。去極二十七度半。入房宿一度。右驂樞。去極二十一度。入亢宿八度。天一星。去極二十度半。入亢宿一度半。太一一星。去極二十一度。入亢宿一度。內厨二星。距西南星。去極十九度半。入軫宿十一度。天厨六星。距大

星。去極二十四度。入井宿二十二度。內階六星。距西南星。去極二十三度。入井宿二十六度。八穀八星。距西南星。去極三十一度半。入畢宿三度。傳舍九星。距西第四星。去極二十八度半。入胃宿五度。閣道六星。距南星。去極四十八度。入奎宿四度半。策一星。去極三十三度半。入壁宿五度。鈎九星。距大星。去極二十四度。入危宿初度。扶箱七星。距南第一星。去極三十二度半。入斗宿六度。北斗七星。天樞。去極二十三度半。入張宿十度。搖光。去極三十五度。入角宿玖度。輔一

星去極三十度。入角宿三度。天理四星距東南星去極二十八度。入翼宿九度。三公三星距東星去極三十五度。少入角宿六度。三師三星距西星去極二十一度。入張宿初度半。文昌六星距西南星去極三十四度半。入柳宿二度半。天牢六星距西北星去極二十八度半。入張宿六度。天相一星去極三十三度。入軫宿四度。勢四星去極三十一度。入翼宿二度。天槍三星距大星去極三十二度半。入氐宿初度。天棒五星距南星去極四十四度。入箕宿三度。

先公曰。古今志天文者。述天官星之名義大略皆同。兩朝志亦出入晉隋二史。但此能言其去極若干度。入某宿若干度。為異耳。

宋中興天文志。坎正北方也。北極不於坎乾而於艮丑。以艮東北。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作曆者。逆推而上之。以至於數千百載。必得日月合璧五星連珠於建牛之次。然後用之。為曆元。謂建牛艮丑分野。萬物成終成始之地也。故北極則居其方。為天之極。而七政則會其分。為曆之元。當七政會其分之時。亦必纏運適當其方次。天道自然知

者鮮矣。此其辨之。一曰。北極第二星。最赤明者。星圖謂之帝。而勾陳口中。又為天皇大帝。非是按巫咸通元經寶鏡圖。北極五星。勾陳六星。在紫極宮中。柰宮一而帝二也。此當辨。曰。賈逵。張衡。蔡邕。王蕃。陸續。皆以紐星為不動處。晉志謂北辰為最尊者。是也。孔子曰。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言於天象為至尊。是於五星為第一。而志反以第五倒置之甚。此當辨。夫不以紐星之居其所。衆星共者為帝。而以從極之赤明者為帝。則異乎吾孔子所云。此當辨。北辰一星不為帝。而指勾陳口中星

為天皇大帝。豈居其所非大。而不居其所為大乎。口中一星。即大帝之座。不當遂指為天皇大帝。遂以為耀魄寶。此當辨。志曰。北極五星。其紐星。天之樞也。第一星主月。太子也。第二星主日。帝王也。亦太一之座。謂最赤明者也。第三星主五星。庶子也。非。其按大象列星圖。亦以一為太子。二為帝王。三為庶子。而餘星則以為後宮。乾象新書所載傳言。亦以一主月為太子。二主日為帝王。而三則以為主五行。四則以為主諸王。五則以為主庶子。核其說皆非。是而未暇辨。所辨者日月五星各分所主

而非其義也。藉令必有所主。則主者惟帝耳。太子何得分主。月。庶子又何得分主。五星。而帝乃獨主日乎。此當辯。天官書。前漢志及春秋合成圖曰。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旁三星。三公。或曰。子屬後勾四星。木。大星正后。餘三星。後宮之屬也。孝經援神契曰。辰極橫后妃。四星從端。大妃光明。二說大略相類。然考之經。觀之象。則指三星為三公。固不可。而又以三星為子屬。尤不可。且既以為三公。又以為子屬。何自二其說乎。子屬即旁二星耳。太子一庶子一。豈又有子屬乎。官南三星曰。三

公。內座杓南三星。及魁上三星曰。三公。三孤。後豈此又有三公乎。所謂後勾四星。勾曲抱極。志謂四輔星也。則言末大星正妃。餘三星後宮之屬者。與言后妃四星從端。大祀光明者。皆非是。此當辨。夫以四輔末大星為妃者。固非是。而志則曰。勾陳後宮也。大帝之正妃也。亦非是。勾陳實王六軍。大司馬。巫咸曰。主天子護軍。即不當以為後宮。又不當以為正妃。此當辨。曰。然則北極五星之辨如何。聞之師云。天樞紐星在四輔中者。是為天皇大帝。其神曰。耀魄寶。此是也。而被所指勾陳中一星為耀

魄寶者非也。故初一日。帝。次二日。后。次三日。妃。次四日。太子。乃其赤明者也。次五日。庶子。因知中宮帝。當以孔子所稱北辰為据。其精北極星。其神耀魄寶。太公望。閱天書不誣。此其辨之二。

又曰。極星之在紫垣。萬神所宗。七曜三垣二十八宿。眾星所拱。是北極為天文之正中。而自唐以來。曆家以儀象考測。則中國南北極之正。實去極星之北一度有半。此蓋中原地勢之度數也。

中興更造渾儀。而大史局令丁師仁言。臨安府地勢向南。於北辰極高。下當量行移易。局官呂璨言。渾天無量行更易之制。若用於臨安。與天參合移之他往。必有差忒。於此罷議。後十餘年。邵諤鑄儀。則果用臨安北極高下為之。以今清臺儀校之。實去極星四度有奇焉。若列星諸宿去極之度數。與赤道之遠近。則清臺一遵皇祐所測。無所更易。舊史已具。茲不復言。

太微宮

上元太微宮。昭昭列象在蒼穹。端門只是門之中。左右執法門。西東門首皂衣一謁者。以次即是烏三公。三黑九卿。公背傍。五黑諸侯卿後行。四箇門西主軒。

屏五帝內坐於中正。幸臣太子并從官。烏列帝後從東定。郎將虎奔居左右。常陳郎位居其後。常陳七星不相誤。郎位陳東一十五。兩面宮垣十星布。左右執法是其數。宮外明堂布政宮。三箇靈臺候雲雨。少微四星西南隅。長垣靈靈微西居。北門西外接三台。與垣相對無兵災。

太微垣十星在翼軫北。張衡云。天子之宮庭。五帝之坐。十二諸侯府也。其外蕃九卿也。一曰。軒轅為權。太微為衡。衡主平也。隋志云。又為天庭。理法平辭。監并授德。列宿受符。諸神考節。舒情稽疑也。南

蕃中二星間曰。端門。東曰。左執法。廷尉之象也。西曰。右執法。御史大夫之象也。執法所以舉刺凶奸者也。左執法之東。左掖門也。右執法之西。右掖門也。東蕃四星。南第一曰。上相。其北東太陽門也。第二星曰。次相。其北中華東門也。第三星曰。次將。其北東太陰門也。第四星曰。上將。所謂四輔也。西蕃四星。南第一星曰。上將。其北西太陽門也。第二星曰。次將。其北中華西門也。第三星曰。次相。其北西大陰門也。第四星曰。上相。亦四輔也。東西蕃有芒及動搖者。諸侯謀天子也。執法移則刑罰尤急。月

五星入太微軌道吉。其所犯中坐成刑。謁者一星。在太微內。在執法東北。主贊賓客也。不見外國不賓服。謁者東北三星曰三公內坐。朝會之所居也。張衡云。以輔弼帝者其名與夾斗三公同。三公北三星曰九卿內坐。主治萬事。與天紀同占。九卿西五星曰內五諸侯內侍天子不之國也。辟雍之禮。得則太微諸侯明。屏四星在端門內。帝座南。近右執法。屏所以擁蔽帝庭也。執法主刺舉。星明潤則君臣有禮。黃帝內坐一星。在太微中含樞紐之神也。天子動得天度。止得地意。從容中道。則太微五帝之坐明。以光黃帝坐不明。人主當求賢士以輔治。不然則奪勢。又曰。太微五帝坐。小弱青黑。天子國亡。四帝內坐。四星夾黃帝坐。東方星蒼帝。靈威仰之神也。南方星赤帝。赤熒怒之神也。西方星白帝。白招矩之神也。北方星黑帝。叶光紀之神也。張衡云。丑帝同明而光。則天下歸心。不然則失位。金火水入太微。若順入軌道。伺其出之所守之分。則為天子所誅也。帝土東北一星曰幸臣。主親愛臣。明則幸臣用事。微細吉。太子一星在幸臣西。五帝坐北。儲貳之星。明而潤則太子賢。不然則否。金火

守入太子不廢。則為篡逆之事。從官一星。在太子西北。主從官。不見則帝不安。如常則吉。郎將一星。在郎位東北。所以為武衛。張衡云。今左右中郎將是也。大明芒角。將恐不可當也。虎賁一星。在大微西蕃之外。上相之西。下台之南。靜室旄頭之騎官也。張衡云。主侍從之武臣也。與車騎同占。常陳七星。如畢狀。在郎位北。天子宿衛。虎賁之士。以設強毅也。星搖動。天子自出。明則武兵用。微則兵弱。郎位十五星。又云。二十四星。在帝坐東北。一曰。依烏郎位也。周官之元士。漢官之光祿。中散騎。諫議議

郎。三署郎中。是其職也。張衡云。今之尚書郎也。欲其大小相均。光潤有常。吉。隋志。郎位主守衛也。其星明。大臣有劫主。又曰。客犯上。其星不具。后死。幸臣誅。客星入之。大臣為亂。明堂三星。在太微西南角外。天子布政之宮也。明吉。暗凶。明堂西三星。曰靈臺。主觀雲物。察符瑞。候災變也。占與司恠同。少微長垣二坐星。已釋在張星之次矣。三台六星。兩兩而居。起文昌。列招搖。太微。一曰。天柱。三公之位也。在天曰。三台。主開德。宣符也。西近文昌二星。曰上台。為司命。主壽。次二星。對軒轅。曰。中台。為司中。

主宗室。東二星抵太微曰。下台為司祿。主兵。所以昭德塞違也。又曰。三台為天階。太一躡以上下。一曰。泰階。上階上星為天子。下星為女主。中階上星為諸侯。三公。下星為卿大夫。下階上星為士。下星為庶人。所以和陰陽而理萬物也。其早有變。各以所主占之。君臣和集如其常度。張衡云。色齊明而行列相類。則君臣和法令平。不齊為乖度。金火守入。兵起。彗孛尤甚也。

宋兩朝天文志。太微十星。右執法去極八十四度。入翼宿十二度半。左執法去極八十六度。入軫宿

初度半。謁者一星去極八十三度。入軫宿一度。

三公三星距東星去極八十四度半。入軫六度。

九卿三星距西北星去極七十五度。入軫七度。

內五諸侯五星距西星去極七十度。入軫一度。

五帝座五星距中大星去極七十一度半。入翼

十一度。屏四星距西南星去極八十度。入翼十

度。太子一星去極六十六度半。入翼十一度半。

從官一星去極六十四度半。入翼八度半。幸

臣一星去極六十六度半。入翼十五度。郎位十

五星距西南星去極六十度。入翼十八度。郎將

一星去極四十七度半。入軫十一度。常陳七星。距東星去極五十一度半。入軫初度。虎賁一星。去極六十二度少。入翼二度。

宋中興天文志曰。太微垣有五帝座。五帝內座。又列乎紫宮。何也。曰。五帝常居在太微。而入覲乎紫宮。故有內座也。然則五帝何帝也。此志所謂靈威仰。赤熛怒。含樞紐。白招拒。叶光紀之神也。有天皇矣。而又有五帝。何也。五帝在天主。五行在地。主五嶽。分方主事。以輔天皇者。昔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斯北極紫微中宮天皇大帝也。而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則宮南太微五帝也。此月令明堂所以分五宮祀五帝也。

天市垣

下元一宮名天市。兩扇垣墻二十二。當門六角黑市樓。門左兩星是車肆。兩箇宗正四宗人。宗星一覆亦依次。帛度兩星屠肆前。候星還在帝坐邊。帝坐一星常光明。四箇微茫宦者星。以次兩星名列肆。斗斛帝前依其次。斗是五星斛是四。垣北九箇貫索星。索口橫者七。公成天紀恰似七公形。數著分明多兩星。紀北三星名女床。此坐還依織女傍。三光之象無相侵。

二十八宿隨其陰。水火木土并與金。以次別有五行吟。

天市垣二十二星。在房心東北。主權衡。主聚衆。一曰。天旗庭主。斬戮之事也。市中星衆潤澤。則歲實。星希則歲虛。熒惑守之。戮不忠之臣。又曰。若怒角守之者。臣殺主。彗星出為徙市易都。客星入之。兵大起。出之有貴喪。張衡云。天市明則市利急。商人無利。忽暗則反是。市樓六星在市中。臨箕星之上。主司闡闡。明則吉。暗則市利不理也。隋志。市樓者。市府也。主市價律度。其陽為金錢。其陰為珠玉。變

見各以所主占之。車肆二星在天市垣南門之內。主車駕。不明則國車盡行。隋志。主衆賈之區。宗正二星在帝坐東南。宗大夫也。彗星守之。若失色。宗正有事。客星守動。則天子親屬有變。又曰。客星守之。貴人死。又曰。宗正明則宗室有秩。暗則國家凶。宗人四星在宗正東。主錄親踈享祀。如綺而明正。族人有序。宗星二星在宗人東北。候星之東。宗室之象。帝輔血脉之臣也。客星守之。宗人不和。帛度二星在宗室星東北。主度量。明則尺量平。商人不欺。暗則否。屠肆二星在帛度東北。主烹宰。明大則

肆中多宰殺。候一星在帝坐東北。主伺陰陽也。明大則輔臣強。西夷開。候細微則國安。亡則主失位。移則主不安。居常則吉。帝坐一星在天市中。候星西天庭也。光而潤則天子吉。威令行。微細凶。大人當之。或云。暗則大人不正。張衡云。帝坐者。帝王之坐。帝坐有五。一坐在紫微宮。一坐在大角。一坐在心中。一坐在天市垣。一坐在太極宮。咸云。帝坐。一曰。神農所居不見。則大人當其咎。宦者四星在帝坐西南。帝傍之闈人也。星微則吉。明則凶。非其常。宦者有憂。其占與勢星同。列肆二星在斛西北。主

寶玉之貨。移徙則列肆不安。火守入兵大起。斗五星在宦者西南。主平量。覆則歲熟。仰則大飢。明暗與帛度同斛。四星在市樓北。亦曰。天斛。主量者也。占與斗同。貫索九星在七公前。一曰。連索。一曰。連管。一曰。天牢。主法律禁暴強也。牢口一星為門。欲其開也。九星皆明。天下獄煩。七星見小赦。五星見大赦。動則斧鑕用中空。則更元。漢志云。十五星。張衡云。貫索開有赦。不見則刑獄簡。若閉口及星入牢中有繫死者。常以午子夜候之。一星不見。則有小喜。二星不見。賜祿。三星不見。人主德令行且赦。

若客星出。視其小大。大有大赦。小有小赦。或云。貫索為賤人之牢。一星芒有喜事。二星芒賜爵祿。三星芒有赦。門閉牢中多死。水犯災。火犯米貴。七公七星在招搖東。天之相也。三公之象。張衡云。七公橫列貫索之口。主執法列善惡之官也。星齊正則國法平。差戾則獄多冤酷。或云。星入河米貴。火犯之兵起。天紀九星在貫索東。九卿也。為九河。主萬事之紀。理冤訟也。明則天下多詞訟。亡則政理壞。國紀亂。散絕則地震山崩。女床三星在天紀之北。為後宮御女。主女事。明則官人恣意。常則無咎。

宋兩朝天文志。天市垣二十二星。東西列各十一星。其東垣南第一星曰宋。第二星曰南海。第三星曰燕。第四星曰東海。第五星曰徐。第六星曰吳越。第七星曰齊。第八星曰中山。第九星曰九河。第十星曰趙。第十一星曰魏。其西垣第一星曰韓。第二星曰楚。第三星曰梁。第四星曰巴。第五星曰蜀。第六星曰秦。第七星曰周。第八星曰鄭。第九星曰晉。第十星曰河間。第十一星曰河中。東垣南第一星宋。去極一百五度半。入危宿七度。西垣第一星韓。去極九十八度半。入心宿五度。市樓一星距東南

星去極九十八度。入尾宿十二度。車肆二星距西大星去極一百度。入尾宿三度。斛四星距西南星去極八十七度半。入尾宿三度。列肆二星距東星去極八十六度。入心宿三度半。帝座一星去極七十五度。入尾十度。候一星去極七十八度半。入尾十六度。宦者四星距南星去極七十六度半。入尾九度半。斗五星距東大星去極七十九度。入尾六度半。宗正二星距北星去極八十五度半。入尾十六度。宗人四星距大星去極八十六度。入箕一度。宗室二星距北大星去極八十度半。入箕五度。帛度二星距西星去極六十九度。入箕三度。屠肆二星距西星去極六十八度半。入箕宿三度。

宋中興天文志。天市垣中一星。明大者。謂之帝座。帝座東北一星為后。舊誤作候。西南三星為妃。舊失其位。妃北一星在帝右。后北一星在帝左。是為左右常侍。妃南四星為宦寺。宦寺南一星為闈人。闈人南四星為內屏。此其別也。而舊乃以右常侍一星及妃三星為宦者。又以宦寺闈人合五星為斗。又以内屏四星為斛。皆誤也。

又曰。凡三垣紫宮在中。天市在紫宮之東北。太微在紫宮之東南。而大角在紫宮之正東。故天市在大角左。太微在大角右。大角一星。晉隋志雜之衆星中。謂之天王座。其說不同。司馬遷云。大角者。天王帝廷。其兩旁各有三星。鼎足勾之。曰攝提。攝提者。直斗柄所指以建時節。故曰攝提格。雖於衆星中頗表而出之。亦未為得也。故凡曰天王座。曰天王帝廷。曰直斗柄所指以建時節。皆非是。

文獻通考卷之二百七十八

文獻通考卷之二百七十九

鄱陽 馬端臨 貴與著

象緯考

東方 蒼龍七宿

宋中興天文志。石氏云。東宮青帝。其精蒼龍為七宿。其象有角。有亢。有氐。有房。有心。有尾。有箕。氐。胃。房。腹。箕。所糞也。司春。司木。司東嶽。司東方。司鱗蟲。三百有六十。蒼龍為鱗蟲之長。

角。兩星南北正直。著中有平道。上天田。總是黑星。兩相連。別有一烏名進賢平道。右畔獨淵然。最上三星。

周鼎形。角下天門。右平星。雙雙橫於庫樓上。庫樓十星。屈曲明樓中柱。有十五星。三三相著如鼎形。其中四星別名衡。南門樓外兩星橫。

角三星十二度。為主造化萬物。布君之威信。謂之天闕。其間天門者。其內天庭也。故黃道經其中。七曜之所行也。其明則太平。芒動則國不寧。日食右角。國不寧。月食左角。天下道斷。金火犯。有戰敵。金守之大將持政。左角為天田。為理為刑。其南為太陽道。五星犯之為旱。右角為將主兵。其北為太陰道。五星犯之為水。蓋天之三門。猶房之四表也。左

右角間二星曰平道。為天子八達之衢。明正則吉。動搖則法駕有虞。天田。主天子畿內封疆。金守之主兵。火守之主旱。水守之主潦。平道西一星曰進賢。在太微宮東。明則賢者在位。暗則在野。又曰主卿相。主逸才。周鼎三星在攝提西。國之神器也。不見或移徙。則運祚不寧。天門二黑星。在平星北角之南。主天之門。為朝聘待客之所。明則四方歸化。不見則兵革起。邪佞生。平星二星在庫樓北。平天下之法獄。廷尉之象也。庫樓十星。其六大星為庫。南四星為樓。在角南。一曰天庫。兵車之府也。旁十

五星。三三而聚者柱也。中央四小星。衡也。主陳兵。其占曰。庫中星不見。兵四合。無星則下臣謀上。明而動搖。則兵出四方。盡不見。則國無君。庫樓東北二星曰陽門。主守隘塞也。南門二星。在庫樓南。天之外門也。主守兵。明則遠方入貢。暗則夷狄畔。客星守之。主兵至。

宋兩朝天文志。角二星距南星去極九十七度半。庫樓二星。距西北星去極一百二十三度。入軫十五度半。南門二星。距西星去極一百三十七度。入軫十一度。平道二星。距東星去極九十一度。入角二度。天門二星。距西星去極一百四度半。入軫十六度。平星二星。距西星去極一百九度半。入軫十六度。天田二星。距西星去極八十二度半。入角二度半。周鼎三星。距東北星去極六十四度半。入角宿七度半。

亢四星。恰似彎弓狀。大角一星。直上明折威七十。亢下橫大角左右攝提星。三三相似如鼎形。折威下左頓頰星。兩箇斜安。黃色精頰。而二星號陽門。色若頓頰。直下存。

亢四星九度。日月之中道。主天子內朝。天下之禮。

法也。又曰。摠攝天子奏事聽訟理獄錄功者也。亦為䟽廟主疾疫。其星明大。四海歸王。輔臣納忠。人無疾疫。移動多病。不見則天下鼎沸而旱澇作矣。大角一星在攝提間。天王坐也。又為天子梁棟。金守之則兵起。日食主凶。亢南七黑星曰折威。主斬殺。金火守之。夷狄犯邊。將有棄市者。攝提六星直斗柄之南。主建時節伺機祥。攝提為盾以夾擁帝坐也。主九卿明大。三公恣橫。客星入之。聖人受制。一曰大臣之象。頓頑二星在折威東南。主考囚察情偽也。陽門在庫樓東北。主邊塞險阻之地。客星出陽門。夷狄犯邊。

宋兩朝天文志。亢四星距南第二星。去極九十六度。攝提六星。其右距北大星。去極六十七度。入亢七度。其左距南星。去極七十二度半。入亢七度。太陽門二星。距西星。去極一百一十三度。入角十度。折威七星。距西第三大星。去極一百三度。入亢三度。大角二星。去極六十六度。入亢二度半。頓頑二星。距東南星。去極一百一十二度半。入亢四度。

氏四星。似斗側量米。天乳氏上黑一星。世人不識。稱

無名。一箇招搖梗河上。梗河橫列三星。狀帝庶三黑河之西。亢池六星。近攝提氏。下衆星。騎官出騎官之衆二十七。三三相連。十欠一陣車。氏下騎官次騎官下三車。騎位天輻兩星在陣傍。將軍陣裏振威霜。氏十六度。下二尺為五星。日月中道為天子之路。寢明則大臣妃后奉君不失節。如不見或移動。則臣將謀內。禍亂生矣。日月食。主內亂。木犯之。立妃后。火犯。臣僭上。金犯。拜將。水犯。百官憂。客星犯。婚禮不整。彗孛犯。暴兵起。月暈。人不安。一曰氏為后妃之府。休解之房。前二星。適也。後二星。妾也。將有

徭役之事。氏先動。星明大。則民無勞。天乳在氏北。主甘露。明則潤澤。甘露降。招搖一星。在梗河北。次北斗柄端。主胡兵。芒角變色。搖動。則兵革大起。梗河二星。在大角北。天子以備不虞。其色變動。有兵喪。帝席三星。在大角西北。天子燕樂獻壽之所。其星不見。大人失位。亢池六黑星。為泛舟楫。主迎送。移徙。則凶。騎官二十七星。在氏南。天子騎士之象。星衆則安。不見兵起。車騎三黑星。在氏西。騎官之上。都車馬之將也。金火犯。為災動。搖車騎行。天輻兩黃星。在房西。主鸞駕。客星來守之。則輦轂有憂。

也。騎陣將軍一星。在騎官東南。主騎將也。搖動則騎將出。

宋兩朝天文志。氐四星。距西南星去極一百四度半。亢池六星。距北大星去極七十度半。入亢三度。天乳一星。去極九十二度。入氐十四度。招搖一星。去極五十一度。入亢四度半。梗河三星。距大星去極五十九度。入氐二度。騎官二十七星。距西北星去極一百二十度。入氐宿初度。車騎三星。距東南星去極一百四十度。入氐二度。帝席三星。距東星去極六十七度半。入氐宿一度半。

房四星直下。主明堂。鍵閉一黃斜向上。鈞鈴兩箇近其傍。罰有三星直鍵上。兩咸夾罰似房狀。房下一星號為日。從官兩箇日下出。

房六度為明堂。天子布政之宮也。亦四輔也。下第四星。上將也。次。次將也。次。次相也。上星。上相也。南二星。君位北。二星。大人位。又為四表。中間為天衢之大道。亦謂之天闕。黃道之所經也。南間曰陽環。亦曰陽道。其南曰太陽。北間曰陰間。亦曰陰道。其北曰太陰。七曜由乎天衢。則天下平和。由陽道則主旱喪。由陰道則主水兵。房星亦曰天駟。為天馬。

主車駕南星曰左驂。次左服。次右服。次右驂。亦曰天廐。又主開閉。為蓄藏之所由也。房星明。則王者明。驂星大。則兵起。星離。則人流。日月食。主昏亂。權臣橫。彗孛犯之。兵起。下二星為陰。五星犯之。為水上。二星為陽。五星犯之。為旱。房北二小星曰鈞鈴。房之鈴鍵。天之管籥。主閉藏。鍵。天心也。王者孝。則鈞鈴明。近房。天下同心。遠。則天下不和。王者絕後。房鈞鈴間有星。及踈拆。則地動。河清。東咸西咸。各四星。在房心北。日月五星之道也。為房之戶。所以防淫佚也。明則吉。暗則凶。日月五星犯守之。有陰

謀。火守之。兵起。罰三星。在東咸正西南北。而列。主受金贖罪。正而列。則法令太平。曲而斜行。則刑罰不中。日一星在房中道前。太陽之精。主明德。金火犯守之。有憂。從官二星在積卒西北。

宋兩朝天文志。房四星距南第二星。去極一百一十四度半。鍵閉一星。去極一百八度。入房四度。罰三星。距南星。去極一百八度。入心一度半。

東咸四星。距西南星。去極一百一十一度。入心一度。日一星。去極一百一十三度。入氐十四度半。從官二星。距西星。去極一百二十二度。入氐十

四度 西咸四星。距西南星。去極一百四度半。入
氏十五度 鈞鈐二小星。去極一百九度半。入房
二度半

中興天文志甘氏云。日一星在房之西。氏之東。日
者。陽宗之精也。為雞三足。為鳥二足。雞在日中而
鳥之精為星。以司太陽之行度。日生於東。故於是
在焉

心三星中央色最深。下有積卒共十二。三三相聚心
下是

心六度一名大火天王位也。中星曰明堂。為大辰
天子之正位也。前星為太子。不明則太子不得位。後
星為庶子。明則庶子繼。心上四尺為日月五星之
中道。中心明則化成道昌。直則地動移徙。不見國
亡。又曰。心變黑色。夫人有憂。直則王失勢。動則國
有憂。離則民流。金火犯血光不止。土木犯吉。日月
食吉。月暈兵起。火來守之。國無主。客星及孛犯天
下兵荒。積卒十二星在房心西南。五營軍士也。微
而小則吉。明大搖動兵大起。一星亡兵出。二星亡
兵半出。三星亡兵出盡。他星守之。兵大起。近臣誅
宋兩朝志。心三星距西前星。去極一百一十四度

半積卒十二星。距大星去極一百二十六度半。入氐宿十五度。

尾九星如鈎蒼龍尾。下頭五點號龜星。尾上天江四橫是。尾東一箇名傳說。東畔一魚子。龜西一室是神宮。所以列在后妃中。

尾十九度后妃之府。後宮之場也。北之一丈為天之中道。上第一星。后也。次三星夫人。次則嬪妾。第三星傍一星。名曰神宮。解衣之內室。尾亦為九子星。色欲均明。大小相承。則后妃無妬忌。後宮有敘。多子孫。星微細暗。后有憂疾。踈遠則后失勢。動移。

則君臣不和。天下亂。就聚則大水木犯之。及月暈。則后妃死。火犯官中。內亂土犯吉。水犯之。中有事。客星犯。大臣誅。日月食。主飢。一曰金火守之。後宮兵起。龜五星在尾南。漢中主占定吉凶。明則君臣和。不明則為乖戾。亡則赤地千里。火守之。兵起在外。守之兵罷。天江四星在尾之北。主大陰。不欲明。明而動。水暴出。參差則馬貴。其星不具。則津河關道不通。熒惑守之。有立主客星入河津絕。傳說一星在尾後。河中主後宮。女巫祝祀神靈。祈禱子孕。故曰主王后之內。祭祀以求子孫。詩云。克禋克祀。

以弗無子。此之象也。其明星大。王者多子孫小而暗。後宮少子。動搖則後宮不安。星搖則天子無嗣。魚一星在尾後河中。主陰事。知雲雨之期也。大明則陰陽和。風雨時。暗則魚多亡。動搖則大水暴出。漢中則大魚多死。火守在南則旱。在北則水起。宋兩朝天文志。尾九星去極一百二十七度半。龜五星距南第二星。去極一百一十四度半。入尾宿十度。魚一星。去極一百二十六度。入尾宿十五度半。傳說一星。去極一百八度半。入尾宿十四度。

中興天文志。石氏云。傳說者。章祝女巫巫官。一名大祝。司天王之內祭祀。以祈子孫。故有太祝。以傳說於神宮。或讀傳為傳。遂謂之殷相說。自莊周妄言夾漈。鄭氏曰。按傳說一星。惟主後宮女巫禱祠求子之事。謂之傳說者。古有傳母有保母。傳而說者。謂傳母喜之也。今之婦人求子。皆祀婆神。此傳說之義也。偶商之傳說。與此同音。諸子家更不詳審其義。則曰傳說。騎箕尾而去。殊不知箕尾專主後宮之事。故有傳說之佐焉。

按傳說商之良宰輔也。而其星則所主者宮

此條應以鄭氏夫漆之說為是。不可輕駁。

中禱祠以祈子孫。其事不類。故先儒疑之。然諸星中。所謂軒轅社稷。造父。奚仲。王良。皆古人之名也。蓋在天為星辰。在人為聖賢。於理有之。今疑其不類。而改以為傳說。則過矣。

箕四星。形狀如簸。箕箕下三星。名木杵。箕前一黑是糠皮。

箕十一度。亦謂之天津。後宮妃后之位。上六尺為天之中道。箕一曰天雞。主八風。凡日月宿在箕東。壁翼軫者。風起。又主口舌。主客蠻夷。胡貊。故蠻夷將動。先表箕焉。星大明直。則五穀熟。君無讒間。踈

暗則無君。世亂。五穀貴。蠻夷不伏。內外有差。就聚細微。天下憂動。則蠻夷有使來。離徙。則人流。若移入河。國災。人相食。月暈。金火犯之。兵起。流星犯。大臣叛。日宿其野。風起。杵三星在箕南。主杵曰之用也。縱為豐。橫為飢。移徙人失業。不見人相食。客星入杵曰。天下有急變。糠一星在箕口前。杵曰西北。明則為豐。暗為飢。不見人相食。

宋兩朝天文志。箕四星。距西北星。去極一百二十一度。半。杵三星。距中心大星。去極一百三十八度。入箕宿三度。糠一星。去極一百一十七度。

入尾宿十七度半

北方玄武七宿

宋中興志石氏云。北方黑帝。其精玄武為七宿。斗有龜蛇蟠結之象。牛蛇象。女龜象。虛危室壁皆龜蛇蟠蚪之象。司冬。司水。司北。嶽。司北。方。司介蟲。三百有六十。王奕曰。龜不獨介蟲之長也。北冬令其氣蟄。歲有縮。歲之象焉。

斗六星。其狀似北斗魁。上建星三相對。天弁建上三三九。斗不圓。安十四星。雖然名鼈貫索形。天雞建背雙黑星。天籥柄前八黃精。狗國四方雞下生。天淵十

星。鼈東邊。更有兩狗。斗魁前農家文人狗下眠。天淵十黃狗色玄。

斗二十五度。天廟也。亦曰天機。五星貫中。日月正道。為丞相太宰之位。酌量政事之宜。褒進賢良。稟授爵祿。又主兵南二星。魁天梁也。中央二星。天相也。北二星。天府建也。亦為壽命之期。將有天子之事。占於南斗。星盛明。君臣一心。天下和平。爵祿行。芒角動搖。天子愁。兵起。移徙其臣。逐日月五星。逆入斗。天下流蕩。字犯之。兵起。星小暗。則廢宰相。及死。鼈十四星在南斗南。鼈為水蟲。歸太陰。有星守

之白衣會主有水。火守之旱。建六星在斗背。亦曰天期。臨於黃道。天之都閔也。建斗之間。七曜之道。建為謀事。為天鼓。為天馬。南二星。天庫也。中央二星。市也。鉄鎖也。上二星。旗耐也。建動搖。則人勞。月暈之。蛟龍見。牛馬疫。月食。五星犯守。大臣相譖。臣謀主。亦為閔梁不通。有大水。天弁九星。在建星北。入河中宮之長也。主列肆闐闐。若市籍之事。以知市珍也。星明則吉。彗星犯守之。糴貴兵起。天雞二星在狗國北。主候時也。金火守入。兵大起。天籥八星在斗南斗杓西。主鎖籥關閉。明吉暗凶。狗國四星在建東北。主鮮卑烏丸沃沮。明則邊寇作。金火犯守。外夷有變。太白逆守其國亂。客星守犯之。有大盜。其王且來。天淵十星在鰲東南。一曰天海。主漑灌。火守之。大旱。水守之。大水。一曰主海中魚。鰲狗二黑星在斗魁前。主吠守。防奸回也。不居常處。為大災。農丈人一星。在南斗西南。老農主稼穡也。其占與糠略同。

宋兩朝志。南斗六星。距西第三星。去極一百一十九度。鰲十四星。距東大星。去極一百三十度。入斗五度。天弁九星。距西大星。去極九十九度半。

入斗宿初度。建六星。距西星。去極一百一十三度。入斗宿四度。天籥八星。距西大星。去極一百一十四度半。入尾宿十九度。狗二星。距東大星。去極一百一十八度。入斗宿十二度。天淵十星。距中北星。去極一百二十九度。入斗宿十七度。天雞二星。距西星。去極一百一十度。入斗宿十六度半。狗國四星。距西北星。去極一百二十度。入斗宿十八度。農丈人一星。去極一百二十四度半。入箕宿六度半。

牛六星。近在河岸頭。頭上雖然有兩角。腹下從來欠一脚。牛下九黑是天田。田下三三九坎連。牛上直建三河鼓。鼓上三星。號織女。左旗右旗各九星。河鼓兩畔左邊明。更有四黃名天桴。河鼓直下如連珠。羅堰三烏牛東居。漸臺四星似口形。輦道東足連五丁。輦道漸臺在何許。欲得見時近織女。

牛七度。天之關梁。日月五星之中道。主犧牲。其北二星。一曰即路。二曰聚火。又曰上一星。主道路。次二星。主關梁。次三星。主南越。甘氏曰。上一星。主道路。次二星。主關梁。次二星。主南夷。中一星。主牛。移動則牛多殃。明大則王道昌。其星曲則糴貴。又曰

星明大則關梁通。牛貴怒則馬貴。不明失常。穀不登。細則牛賤。中星移上下。牛多死。小星立則牛多疫。月暈損犢。金火犯之。兵災。水土犯之。吉。天田九星。牽牛南。太微東。主天子畿內之田。其占與角之天田同。九坎九黑星在天田東。主溝渠。所以導達泉源。流瀉盈溢。明盛則有災。夷狄侵邊。不明則吉。河鼓三星。在牽牛北。天鼓也。主軍鼓及鈇鉞。一曰三武。主天子三將軍。中央大星為大將軍。左星為左將軍。右星為右將軍。左星南星也。所以備關梁設險阻。而拒難也。明大光潤。將軍吉。動搖差度。亂

兵起。直則將有功。曲則將失律。右旗左旗各九星。在河鼓左右。皆天之旗鼓也。旗星明潤。將軍吉。動搖兵起。怒則馬貴。旗端四星。南北列曰天桴。鼓桴也。星不明。漏刻失時。動搖軍鼓用。桴鼓相直亦然。織女三星。在河北。天紀東端。天女也。主果蓏絲綿寶玉也。王者至孝。神祇咸喜。則織女星俱明。天下和平。大星怒。角布帛貴。又曰。三星俱明。女功善。暗而微。天下女功廢。不見。兵起。東足四星曰漸臺。臨水之臺也。主漏刻律呂之事。西足五星曰輦道。天子嬉遊之道。金火守之。御路兵起。羅堰三星。在牽

牛東。主堤塘。壅蓄水潦。灌溉田苗。大而明。大水泛濫。

宋兩朝天文志。牛六星。距中央大星。去極一百八度半。天田九星。距西北星。去極一百一十六度半。入斗宿二十二度。九坎九星。距大星。去極一百四十一度半。入斗宿二十五度。左旗九星。距西第四大星。去極七十三度半。入斗宿二十四度。天棓四星。距大星。去極九十四度。入斗宿二十四度半。羅堰三星。距北星。去極一十九度。入斗宿四度。漸臺四星。距東南去極五十八度。入斗宿十度。輦道五星。距西北星。去極四十七度半。入斗宿十一度半。織女三星。距大星。去極五十二度半。入斗宿五度。

夾漈鄭氏曰。按張衡云。牽牛織女。七月七日相見者。即此也。古雅云。河鼓謂之牽牛。又歌曰。東飛百勞。西飛燕。黃姑織女。時相見。黃姑。即河鼓也。音訛耳。

容齋洪氏隨筆曰。宋蒼梧王當七夕夜。令楊玉天伺織女渡河。曰。見當報我。不見當殺汝。錢希白洞微志載。蘇德哥為徐肇祀其先人。曰。當夜

半可以。蓋候鬼宿渡河之後。翟公巽作祭儀十卷云。或祭於春。或祭於旦。皆非是。當以鬼宿渡河為候。而鬼宿渡河。常在中夜。必使仰占以候之。葉少蘊云。公巽博學多聞。接證皆有據。不肯碌碌同衆。所見必過人。予按天下經星。終古不動。鬼宿隨天西行。春昏見於南。夏晨見於東。秋夜半見於東。冬昏見於東。安有所謂渡河。及常在中夜之理。織女昏晨與鬼宿正相反。其理則同。蒼梧王荒悖小兒。不足笑。錢翟葉三公皆名儒碩學。亦不深致如此。杜詩云。牛女漫愁思。秋期猶渡河。牛女年年渡。何曾風浪生。梁劉孝儀詩云。欲待黃昏至。含嬌淺渡河。唐人七夕詩。皆有此說。此自是牽俗遣詞之過。故杜老又有詩云。牽牛出河西。織女處其東。萬古永相望。七夕誰見同。神光竟難候。此事終朦朧。蓋自洞曉其實。非他人比也。

女四星如箕。主嫁娶。十二諸國在下陳。先從越國向西。東論東西兩周。次二秦。雍州南下雙鴈門。代國向西。一晉伸。韓魏各一。皆北輪。楚之一國。魏西屯。楚城南畔。獨燕軍。燕西一郡。是齊隣。齊北兩邑平原君。欲知

鄭在越下存。十六黃星細區分。五箇離珠女上星。敗瓜珠上瓠瓜生。兩箇各五瓠瓜明。天津九箇彈弓形。兩星入牛河中橫。四箇奚仲天津上。七箇仲側扶箱星。

女十一度下九尺為日月中道。天之少府也。謂之須女者。須賤妾之稱。婦職之卑者也。主婦女之位。其星如婦功之式。主布帛裁製嫁娶。星明。天下豐女功昌。小暗。則國歲虛。移動則婦女受殃。產死者多。后妃廢。日月食。國憂。木犯立后。火犯女喪。金犯災。土孛犯損蠶。月暈。婦人災。又曰。水守之。萬物不

成。火守之。布帛貴。人多死。土守之。有女喪。金守之。兵起。十二國有十六星。齊一星在九坎之東。齊北二星曰趙。趙北一星曰鄭。鄭北一星曰越。越東二星曰周。周東南北列二星曰秦。秦南二星曰代。代西一星曰晉。晉北一星曰韓。韓北一星曰魏。魏西一星曰楚楚。南一星曰燕。其星有變。各以其國。離珠五星在須女北。須女之藏府也。為女子之星。非其故後亂。客星犯之後。宮凶。瓠瓜五星在離珠北。主陰謀。主後宮。主果食。明則歲熟。微則后失勢。瓜果不登。客星守之。魚鹽貴。旁五星曰敗瓜。主種與

瓠瓜略同。天津九星在虛危北。橫漢中津梁所度。明而動。則兵起。如流沙死人。如亂麻參差不齊。馬貴。一星不備。關梁不通。三星不備。覆陷天下。星亡。水災河溢。水賊稱王。奚仲四星在天津北。古車正也。金火守之。兵車必起。扶箱七黑星。主蠶事。見吉不見凶。

宋兩朝天文志。女四星距西南星。去極一百四度半。十二諸侯十六星。其趙距西星。去極一百二十三度。入牛宿四度。離珠五星距東北大星。去極九十五度。入牛宿六度半。敗瓜五星。距南星去

極八十二度半。入牛宿六度。瓠瓜五星。距西星去極七十九度。入牛宿七度。天津九星。距西宿星。去極四十七度半。入斗宿二十三度。奚仲四星。距西北星。去極三十八度。入牛宿十八度。宋中興天文志。石氏云。女一名婺女。左傳昭公十年。有星出於婺女。杜預注。婺女為既嫁之女。織女為處女也。

夾漈鄭氏曰。謹按天之所覆者廣。而華夏所占者。牛女下十二國耳。牛女在東南。故釋氏謂華夏為南贍部州。其二十八宿所管者。多十二國。

之分野。隨其隸耳。

按鄭氏因牛女間有十二國星。而以為華夏所占者。只牛女二宿。且引釋氏南瞻部州說以為證。然以十二次言之。牛女雖屬揚州。而華夏之地。所謂十二國者。則不特揚州而已。又揚州雖可言東南。而牛女在天。則北方宿也。與南瞻部州之說異矣。且北斗七星。其次舍自張而至於角。星書以為一主秦。二主楚。三主梁。四主吳。五主趙。六主燕。七主齊。五車五星。其次舍在畢星。書以為西北一星主秦。東北一星主趙。燕東南一星主魯。衛中央一星主楚。西南一星主魏。然則北斗五車所主者。亦此十二國。而此二星初未嘗屬乎牛女也。謂牛女專主華夏可乎。

虛。上下各一如連珠。命祿危非虛上星。虛危之下哭泣星。哭泣雙雙下壘城。天壘圓團十三星。敗曰四星城下橫。曰西三箇離瑜明。

虛九度少強冢宰之官也。主邑居廟堂祭祀之事。又主風雲死喪。下九尺為天之中道。明靜則天下安。動搖則有死喪哭泣。日月食。兵起。流星犯。賊亂。

宗廟。五星犯有災。虛北二星曰司命。主舉過行罰。滅不祥。又北二星曰司祿。主爵祿增年延德。故在六宗之祀。司危二星在司祿之北。主驕佚。司非二星在危之北。主愆過。凡此四司皆黑星。明大為災。居常則平。虛南二星曰哭。主號哭也。哭東二星曰泣。主死。明則國多哭泣。金火守之亦然。泣南十三星曰天壘城。如貫索形。主北夷丁零匈奴。敗曰四星在虛危南。知凶災。他星守之。飢兵起。秦代東三星南北列曰離瑜。離圭衣也。瑜玉飾。皆婦人之服星也。微則後宮儉約。明大則婦人奢。

宋兩朝天文志。虛二星距南星去極一百度半。司命二星距西星去極九十二度。入虛宿三度。司祿二星距西星去極九十度。入虛宿四度。司危二星距西星去極八十五度半。入女宿八度。司非二星距西星去極七十九度半。入女宿九度半。哭二星距西星去極一百一十七度半。入女宿九度。泣二星距南星去極一百四度半。入危宿三度。天壘城十三星距西星去極一百二十六度。入女宿十一度。敗曰四星距北星去極一百三十九度半。入虛宿八度。離瑜三星距西星

去極一百二十八度入女宿九度

危三星不直舊先知。危上五黑號人星。人下三四杵曰形。人上七烏號車府。府上天鈞九黃晶。鈞上五鷗字造父。危下四星號墳墓。墓下四星斜虛梁。十箇天錢梁下黃。墓傍兩星能蓋屋。身著黑衣危下宿。

危十六度。主天府。天市。架屋。甘氏云為天市廟堂。下九尺為天之中道。主架屋受蔽風雨。墓墳祠祀。如動則天下大動土功。張衡云。虛危等為死喪哭泣之事。亦為邑居廟堂祠祀之事。冢宰之官。動則死喪哭泣。火守則天子將兵。金守則飢饉兵起。虛

危動則有土功。火守則兵起。水守則下謀。上一云。危動則不明土功。兵革起。月暈。日月五星犯。即有災。車府東南五黑星曰人星。有如人象。主靜眾庶柔遠能邇。一曰卧星。主防淫。不見則人有詐行詔書。明則人安。暗凶。內杵三星在人星傍。主軍糧。正直下曰吉。不相當糧絕。不直民饑。內曰四星在人星東南。主春曰覆。則大饑。仰則大豐。隋志云。客星入杵曰兵起。天下聚米。天津東南七星曰車府。東近河邊抵司非。主官車之府。金火守之。兵車大動。天鈞九星如鈞狀。在造父西河中。主乘輦服飭法。

式直則地將動。明則服飭正也。傳舍南河中五星。曰造父。御官也。一曰司馬。或曰伯樂。星亡馬大貴。明則吉。墳墓四星在危下。如墓形。主喪葬之事。明則多死亡。虛梁四星在蓋屋南。主園陵寢廟。非人所處。故曰虛梁。金火守入犯。兵災大起。天錢十星在北落西北。主錢帛所聚。占明則府藏盈。不爾。虛耗。金火守之。兵盜起。蓋屋二星在危南。主天子所居室。亦為宮室之官。金守之。國兵起。彗星尤甚也。宋兩朝天文志。危三星。距南星去極九十六度。人五星。距西南星去極七十度。入虛宿六度半。

杵三星。距南星去極六十一度半。入危宿三度。曰四星。距西南星去極六十九度半。入危宿三度半。車府七星。距西第一星。去極五十六度半。入虛宿四度半。造父五星。距北星。去極三十八度。入危宿十一度。墳墓四星。距中星。去極九十六度。入危宿五度半。虛梁四星。距東西去極一百度。半。入危宿八度。天錢十星。距東北星。去極一百一十八度。入危宿三度。蓋屋二星。距西星。去極九十七度。入虛宿九度。室。兩星。上有離宮出。透室三雙。有六星。下頭六箇雷。

電形。壘壁陣次十二星。十二兩頭大似并。陣下分布羽林軍。四十五卒三為群。軍西四星多難論。子細歷歷看區分。三粒黃金名鈇鉞。一顆真珠北落門。門東入魁九箇子。門西一宿天網是。電傍兩黑土公吏。騰蛇室上二十二。

室十七度。亦謂之營室。日氏為太廟。天子之宮也。石氏謂之元宮。一曰清廟。又謂軍糧之府。及土功事。星明國昌。小不明。祠祀鬼神不享。國多疾疫。動則有土功。兵出野。離宮六星。兩兩居之。分布室壁之間。天子之別宮也。主隱蔽休息之所。金火守入

則兵起。室南六星曰雷電。主興雷動蟄。明或動。則震雷作。壁陣十二星。在羽林北。橫列營室之南。羽林之垣壘也。星衆而明。則安寧。希而動。則兵革起。不見。天下亂。五星入天軍。皆為兵起。金火水尤甚。羽林四十五星。三三而聚散。在營室之南。天軍也。主軍騎。又主翼王也。星衆而明。則安寧。希而動。則兵革起。不見。天下亂。金火水守入兵起。斧鉞三星。亦曰斧鑕。在八魁西北。主誅夷。不明。則斧鑕不用。移動。則兵起。有星入之。皆為大臣誅。北落師門一星。在羽林西南。天之蕃落也。亦曰天軍。蕃之候門。

長安北門曰北落門。以象此也。主非常以候兵。明大則軍安。微弱則兵起。金火守之有兵災。一曰有星守之。虜入塞。北落東南九黑星曰入魁。主張禽獸之官也。客星入之多盜賊。兵起。金火入亦然。北落西南一星曰天網。主武帳。天子游獵之所。會金火守兵起。室西南二星曰土功吏。主土功之官也。動搖則有脩築之事。隋志。土功吏。主司過度。騰蛇二十二星在營室北。若盤蛇之狀。居於河濱。謂之天蛇星。主水蟲。微則國安。明則不寧。移南大旱。移北大水。客星守之。水雨為災。水物不收。

宋兩朝天文志。室二星距南星去極八十度半。雷電六星。距西南星去極八十七度。入危宿十二度。壁陣壘十二星。距西第一星去極一百十五度。入女宿十一度。羽林四十五星。距大星去極一百一十七度。入危宿十五度半。斧鉞三星。距北星去極一百三十度。入室宿二度。北落師門一星。去極一百二十六度。入危宿十一度半。入魁九星。距南星去極一百三十九度。入壁宿四度半。天網一星。去極一百二十九度。入危宿五度。土公二星。距西星去極八十五度。入壁宿初度。

騰蛇二十二星。距中大星。去極四十四度。少入危宿九度半。

宋中興天文志曰。甘氏云。雷電在室南。霹靂在雷電南。雲雨在霹靂南。土工吏在壁西南。蓋雷公。電姥。雲將。雨師。與夫霹靂。斧吏。皆北方水府之精。而娵訾為天門。故其神棲焉。室不得司之也。

壁。兩星下頭是霹靂。霹靂五星橫著行。雲雨次之。曰四方。壁上天廐十圓黃。鈇鑕五星羽林傍。

壁九度下九尺為天之中道。主文章。天下圖書之祕府也。亦主土功。明則圖書集。道術行。小人退。君子進。星失色。大小不同。天子重。武臣賤。文士圖書。

隱。親黨回邪。用星動。則有土功。離徙就聚。為田宅事。日月食。損賢臣。五星孛犯。兵起土功。西南五星曰霹靂。主興雷奮擊。明而動用事。不明凶。霹靂南四星曰雲雨。明則多雨水。火守之大旱。天廐十星在東壁北。蓋天馬之廐。今之驛亭也。不見則天下道斷。鈇鑕五星在天倉西門。刈具也。主斬芻飼牛馬。明則牛馬肥。微暗則牛馬饑餓。并死喪也。

宋兩朝天文志。壁二星距南星。去極八十度半。霹靂五星距西星。去極九十三度。入危宿十五度。

雲雨四星。距西北星去極九十五度。入室宿五度。天厩十星。距西星去極四十九度半。入壁宿初度。

西方 白虎七宿

宋中興天文志。石氏云。西宮白帝。其精白虎為七宿。奎象白虎。婁胃昴虎三子也。畢象虎。觜參象麟。觜首參身也。司秋。司金。司西嶽。司西海。司西方。司毛蟲。三百有六十。王奕曰。蒼龍朱雀靈龜。不獨蟲之長也。實為王者嘉瑞。故列宿象焉。白虎奚預也。曰。白虎亦瑞獸也。爾雅謂之魋。胡甘反。蓋騶虞之

異名也。不食生物。食自死肉。其性至仁。五靈之一也。以五行媿之。蒼龍木也。木得其性則蒼龍見。朱雀火也。火得其性則朱雀見。靈龜水也。水得其性則靈龜見。白虎金也。金得其性則白虎見。與麟鳳龜俱為王者之瑞。故西方七宿配焉。漢宣帝時南郡獲白虎。宋元嘉中琅琊有白虎。史臣俱以為瑞。而特書之也。

奎。腰細頭尖似破鞋。一十六星。透鞋生。外屏七鳥。奎下橫屏下七星。天溷明司空左畔土之精。奎上一宿軍南門。河中六箇閣道形。附路一星。道傍明。五箇吐

花王良星。良星近上一策名。

奎十六度。天之武庫也。石氏謂之天豕。亦曰封豕。主兵。九尺下為天之中道。又主溝瀆。西南大星。所謂天豕目。亦曰大將。明則天下安。動則兵亂。客星守入兵起。金火守有水災。隋志云。若帝淫泆。政不平。則奎有角。角動則有兵。不出年中。或有溝瀆之事。又曰奎中星明。水大出。日月食。五星犯。皆有凶。奎南七星曰外屏。以蔽天溷也。占與天囷同。天溷七星在外屏南。天之廁也。不見則人不安。移徙亦然。天溷南一星曰土司空。主水土之事。大而黃明。

天下安。若客星入之。多土功。天下大疫。軍南門一星在將軍西南。主誰何出入。動搖則軍行。不見則兵亂。閣道六星。在王良前飛道也。從紫宮至河神所乘也。一曰主道里。張衡云。天子游別宮之道。一曰王良旗。一曰紫宮旗。亦所以為旗表而不欲其搖動。一星不具。則輦道不通。動搖則宮掖之內兵起。附路一星。在閣道南傍。別道也。備閣道之敗復。而乘之也。一曰太僕。主禦風雨。亦游從之義也。一曰占與閣道同。王良五星。在奎北居河中。天子奉車御官也。其四星曰天駟。旁一星曰王良。亦曰天

馬。其星動為策馬。故曰王良策馬。車騎滿野亦曰王梁。梁為天橋。主禦風雨水道。故或占津梁。其星移主有兵。亦曰馬病客星守之。橋不通。金火守之。皆為兵憂。前一星曰策。王良之御策也。主天子僕御在王良旁。若移在馬後。是謂車騎滿野。

宋兩朝天文志。奎十六星距西南大星去極七十度。外屏距西星去極八十九度。入壁宿八度半。天溷七星距西南星去極九十七度。入奎宿三度。上司空一星去極一百一十五度。少入壁宿九度。軍南門一星去極六十六度。入奎宿十

五度。附路一星去極三十五度半。入奎宿五度。王良五星距西星去極三十七度。入壁宿初度。婁三星不勻。近一頭。左更右更。烏夾婁。天倉六箇。婁下頭。天庾三星。倉東脚。婁上十二將軍侯。

婁十二度。下九尺為日月中道。亦為天獄。主苑牧犧牲供給郊祀。亦為興兵聚眾。動搖則聚眾星。直則有執主之命者。就聚國不安。金火守之。則宮苑之內兵起。日月食。宮內亂。金木火土犯凶。水犯吉。孛起兵。月暈兩軍各退。左更五星在婁東山虞也。主知山澤林藪之事。亦主仁智。右更五星在婁西。

牧師也。主官養牧牛馬。亦主禮義。金火守之。山澤有兵。其占兩更同。兩更者。秦爵名。天倉六星。在婁南。倉穀所藏也。星黃而大。歲熟。西南四星曰天庾。積厨粟之所也。天將軍十二星。在婁北。主武兵。中央大星。天之大將也。外小星。吏士也。大將星搖。兵起。大將出。小星不具。兵起。

宋兩朝天文志。婁三星。距中星去極七十五度半。左更五星。距西南星去極七十六度半。入婁宿四度半。右更五星。距東北星去極七十五度。入奎宿十四度。天倉六星。距西北星去極一百四

度半。入奎宿十一度。天庾三星。距中大星去極一百二十五度半。入婁宿五度。天大將軍十一星。距大星去極六十度半。入婁宿四度。胃三星。鼎足河之次。天廩胃下斜四星。天困十三如乙形。河中八星。名太陵。陵北九箇。天船名。陵中積尸一箇。星積水船中一黑星。

胃十五度。天之厨藏。五穀之倉也。又名大梁。明則四時和平。天下晏然。倉廩實。不明則上下失位。星少。則少穀輸運。又云。動則有輸運事。就聚則穀貴。人流。暗則凶荒。五星犯日月食。孛侵。並有災。五廩

四星在昴南。一曰天廩。張衡云。主積蓄黍稷以供
享祀。春秋所謂御廩也。天困十三星在胃南。倉廩
之屬。主給御糧也。明而黃。則歲豐。微變常色。則不
吉。金火守之。即災起。太陵八星在胃北。主陵墓。明
而大。或中星多。則天下多死喪。或兵起。天船九星
在太陵之北。居河中。一曰舟星。主渡。亦主水旱。不
在河中。津河不通。水泛溢。中四星欲其均明。即天
下安。不則兵。若喪。移徙亦然。客彗出入為大水。有
兵。太陵中一星曰積尸。明則死人如山。張衡云。一
名積廩。積尸明而大。或有傍星多。則天下足死喪。

或兵起。若不見而暗。皆吉。火守則天下大哭泣。天
船中一星曰積水。主候水災。

宋兩朝天文志。胃三星距西南星。去極六十七度
半。天廩四星。距南星。去極八十五度半。入胃宿
十二度。天困十三星。距大星。去極九十一度半。
入胃宿六度半。太陵八星。距大星。去極五十四
度。入胃宿七度。天船九星。距大星。去極五十四
度半。入胃宿十度。積尸一星。去極五十五度。入
胃宿四度。積水一星。去極五十三度。入昴宿初
度。

昴七星一聚實不少。河西月東各一星。月下五黃天陰名。陰下六烏芻藁營。營南十六天苑形。河裏六星名卷舌。舌中黑點天讒星。礪石舌傍斜四丁。

昴十一度下為日月中道。天之耳目也。主西方。主獄事。又為旄頭胡星也。又主喪。甘氏云。主口舌奏對。若明大則君無佞臣。天下安和。暗小則佞者被誅。搖動則信讒殺忠良。張衡云。昴明則獄訟平。暗則刑罰濫。六星與大星等大。水有白衣會。七星黃兵大起。動搖有大臣下獄。大而盡動若跳躍者。胡兵大起。一星不見。皆憂兵之象也。天河一星在胃。

東。月一星在昴東。皆黑星。並主女人災福。又曰。天河主察山林妖變。天陰五星在畢柄西。主從天子弋獵之臣。預陰謀也。不明則禁言漏洩。天苑十六星在昴畢南。如環狀。天子之苑園。養禽獸之所也。主馬牛羊。明則馬牛羊盈。希則死。芻藁六星在苑西。以供牛馬之食也。一曰天積。天子之藏府也。星盛則歲豐穰。希則貨財散。張衡云。不見則牛暴死。火守之則火災起。卷舌六星在昴北。天讒之外。主口語。以知讒佞。張衡云。主樞機。曲而靜。則賢人用。直而動。則讒人得志。卷舌移出漢。則天下多妄言。

旁星繁。則死人如丘山。天讒一星在卷舌中。主醫
巫。占與從官同。礪石四星。在五車北。主磨礪鋒刃。
明則兵起。如常則吉。金火及客星守之。兵動。

宋兩朝天文志。昴七星距西南星。去極七十度。

天河一星去極六十六度。入胃宿十度。月一星。

去極七十一度半。入昴宿五度。天陰五星。距西

星去極七十五度半。入胃宿七度。天苑十六星。

距東北星。去極一百七度半。入昴宿七度半。芻

藁六星。距西行中星。去極一百八度。入婁宿十一

度。卷舌六星。去極五十三度。入昴宿初度。天

讒一星。去極六十一度半。入昴宿半度。礪石四

星。距南第二星。去極六十五度。入昴宿六度。

宋中興天文志。月與天街皆在昴畢間。故昴畢之

間為天街黃道之所經也。月者陰宗之精也。為兔

四足。為蟾蜍三足。兔在月中。而蟾蜍之精為星。以

司太陰之行度。月生於西。故於是在焉。日精在氏

房。月精在昴畢。自司其行度。而氏房昴畢乃黃道

之所經。不得而司之。

畢。恰以瓜義八星出。附耳畢股一星光。天街兩星畢
背。傍天節耳下八鳥。幢畢上橫列六諸王。王下四皂

天高星節下團圓九州城畢口斜對五車口。車有三柱任縱橫。車中五箇天潢精。潢畔咸池三黑星。天關一星車脚邊。參旗九箇參車間。旗下直建九旂連。旂下十三烏天園。九旂天園參脚邊。

畢十七度主邊兵。主弋獵其大星曰天高。一曰邊將。主四夷之尉也。星明大則遠夷來貢。天下安。失色則邊兵亂。一星亡為兵喪。動搖邊城兵起。有讒臣離徙天下獄亂。就聚法令酷。甘氏云。畢主街巷陰雨。天之雨師也。故明而移動則霖潦。及街壅塞。明而定則天下安。張衡云。畢為天馬。一曰日月食。

邊兵凶。將衰木犯有軍功。昴畢間二星曰天街。三光之道也。主伺候閔梁。張衡云。主國界也。街南為華夏。街北為夷狄。金火守之。胡夷兵起。明王道正。暗兵起。附耳一星在畢下。天高東南隅。主聽得失。伺愆邪。察不祥。星盛則中國微。有盜賊。邊候警。外國反鬪。兵連年合。移動則佞讒行。兵大起。邊尤甚。入畢兵起。天節八星在畢南。主使臣之所持也。宣威德於四方。明吉闇凶。諸王六星在五車南。天漢之中。主宗社蕃屏王室也。明則諸侯奉上。天下安。不見宗社傾危。四方兵起。天高四星在參旗西北。

近畢。此臺榭之高。主遠望氣象。不見則官失其守。陰陽不和。五車五星。三柱九星。共十四星。在畢東北。五車主天子五兵。張衡云。天子兵車舍也。西北曰天庫。主太白秦也。次東北星曰天獄。主辰星燕趙也。次東南星曰天倉。主歲星。衛魯也。中央星曰司空。主鎮星。楚也。次西南星曰卿。主熒惑。魏也。五星有變。各以其所主而占之。三柱。一曰三泉。一曰休。一曰旗。五星均明。柱皆具。即人倉廩實。不具其國絕食。兵且起。五車三柱有變。各以其國占之。三柱出。外兵出。柱入。兵入。柱出一月。米貴三倍。期一

年。出兩月。米貴六倍。期二年。出三月。米貴十倍。期三年。柱出不與天倉相近。米穀運出千里。柱倒立尤甚。火入守天下旱。金入守兵起。水入月暈。不爾則有赦。天潢五星在五車中。主河梁濟渡之處也。不見則河梁不通。咸池三星在五車中。天潢南魚圍也。金火犯之。則有大災。隋志云。月五星入天潢。兵起。道不通。天下亂。易政。咸池明。有龍墜死。虎狼害人。兵起。天關一星在五車南。畢西北。亦曰天門。日月五星所行之道也。主邊塞事。主關閉。芒角有兵。五星守之。貴人多死。移徙若與五車合。大將軍

披甲。參旗九星在參西五車之間。天旗也。明而希則邊寇不動。不然反是。隋志參旗一曰天旗。一曰天弓。主司弓弩之張。候變禦難。玉井西南九星曰九旒。天子之旗也。主邊軍進退。金火守之。兵亂起。天苑之南十三星曰天園。植果菜之所也。曲而鈎則果菜熟。不然則否。

宋兩朝天文志。畢八星距右股第一星。去極七十度。天街二星。距南星去極七十一度。入昴宿十度。附耳一星。去極七十七度。畢宿三度。天節八星。距北星去極八十度半。入畢宿三度。諸

王六星。距西星去極七十度。入畢宿三度。天高四星。距東星去極七十四度半。入畢宿六度。五車五星。三柱九星。距大星去極四十七度半。入畢宿八度半。天潢三星。距西北星去極五十八度。入畢宿十一度。咸池三星。距南星去極五十一度。入畢宿十一度半。天關一星。去極七十一度半。入觜宿初度。參旗九星。距南第一大星。去極八十七度。入畢宿六度。九旒九星。距南星去極一百一十三度。入畢宿十二度。天園十三星。距東北星去極一百二十四度。入畢宿五度。

觜三星相近作參。參觜上坐旗直指天尊卑之位。九相連。司恠曲立坐旗邊。四鷗大近井鉞前。

觜一度在參之右角。如鼎足形。主天之關。明大則天下安。五穀熟。移動則君臣失位。天下旱。隋志云。觜觶為三軍之候。行軍之蔽。府主葆旅收斂萬物。明則軍儲盈。將得勢。動而明。盜賊群行。葆旅起。動移。將有逐者。張衡云。葆旅野生之可食者。金火來守。國易政。兵起災生。日食臣不忠。月食君害臣。五星犯災生。孛客星犯兵起。坐旗九星在司恠西北。主別君臣尊卑之位。明則國有禮。暗則反是。司恠

四星在井鉞前。候天地日月星辰禽獸蟲蛇草木之變。與天高占同。

宋兩朝天文志。觜三星距西南星。去極八十二度半。坐旗九星距南星。去極六十一度半。入參宿八度。司恠四星距西星。去極七十一度。入參宿六度半。

參。揔有三星。觜相侵。兩肩夔足三為心。伐有三星。足裏深。玉井四星。右足陰。屏星兩扇。井南襟。軍井四星。屏上吟。左足下四天。厠臨。厠下一物。天屎沉。

參十度。上為五星。日月中道。甘氏曰。參為忠良孝。

文獻通考卷二百七十九
謹之子。明大則臣忠子孝。安吉。移動殺忠臣。一曰參代。一曰大辰。一曰天市。一曰鈇鉞。主斬刈。又為天獄。主殺伐。又主權衡。所以平理也。又主邊城。為九譯。故不欲其動也。參白獸之體。其中三星橫列。三將也。東北曰左肩。主左將。西北曰右肩。主右將。東南曰左足。主後將軍。西南曰右足。主偏將軍。故黃帝占參應七將。中央三小星曰伐。天之都尉也。主胡鮮卑戎狄之國。故不欲明。又曰七將皆明。天下兵精也。王道缺則芒角張。伐星明與參等。大臣謀亂兵起。參星失色。軍散敗。芒角動搖。邊侯有急。

天下兵起。又曰有斬伐之事。參左足入玉井。中兵大起。秦地大水。若有喪山石為恠。參足若突出玉井。則虎狼暴害。人差戾。王臣貳金。火來守則國易政。兵起災生。日月食則田荒米貴。五星犯災甚。玉井四星。在參西。右下水象也。屏二星在玉井南。屏為屏風。客星入之。四足蟲大疾。人亦多死。不見則國內寢疾。玉井東西四星曰軍井。行軍之井也。軍井未達。將不言渴。名取此也。又曰主軍營之事。天廁四星。在屏東。溷也。主天下疾病。黃吉。青赤白皆凶。不見與屏同。天屎一星。在廁南。色黃則吉。他色

皆凶

兩朝天文志。參十星。距中星西第一星。去極九十二度半。玉井四星。距西北星。去極九十八度。少入畢宿十一度半。天屏二星。距南星。去極一百一十五度。入畢宿十三度半。軍井四星。距西南星。去極一百五十五度半。入畢宿十四度。天厠四星。距西北星。去極一百一十度半。入參宿二度。屎一星。去極一百一十五度。入參宿三度半。

南方 朱鳥七宿

中興天文志。石氏云。南宮赤帝。其精朱鳥。為七宿。

井首。鬼目。柳喙。星頸。張喙。翼翻。軫尾。司夏。司火。司南獄。司南海。司南方。司羽蟲。三百有六十。王奕曰。朱鳥。其以羽蟲之長。稱歟。而白鶉首。鶉火。鶉尾。何也。師曠禽經。鶉鳳也。青鳳謂之鶉。赤鳳謂之鶉。白鳳謂之鶉。紫鳳謂之鶉。蓋鳳生於丹。冗鶉。又鳳之赤者。故南方七宿取象焉。故之月令。春。其蟲鱗。龍。鱗之長。故東方之宿為蒼龍。秋。其蟲毛。虎。毛蟲之長。故西方之宿為白虎。冬。其蟲介。龜。介蟲之長。故北方之宿為玄武。夏。其蟲羽。鳳。羽蟲之長。故南方之宿為朱鳥。吳興沈氏。以朱鳥為丹鶉。豈知四獸

皆蟲之長也。鶉之微何預。

井。八星行列河中。淨一星名鉞。井邊安。兩河各三。南北正。天樽三星。井上頭樽上橫列五諸侯。侯上北河。西積水。欲覓積薪東畔是鉞。下四星名水府。水位東邊四星序。四瀆橫列南河裏。南河下頭是軍市。團圓十三星。有一箇野雞精。孫子丈人市。下列各立兩星。從說闕兵三箇。南河東。丘下一狼光蓬茸。左畔九箇彎弧弓。一矢擬射頑狼。肯有箇老人南極中。春秋出來壽無窮。

井三十四度。甘氏云。井八星在河中。主泉水。日月

五星貫之為中道。石氏謂之東井。亦曰天井。主諸侯。帝戚三公之位。故明大則封侯。建國。搖動失色。則誅侯。戚廢戮三公。帝師受殃矣。張衡云。天之南門也。黃道所經為天子之亭候。主水衡事。法令所取平也。王者用法平。則井明而端。列鉞一星。附井之前。主伺奢淫而斬之。故不欲其明大。與井齊。或搖動。則天子用鉞於大臣。月宿井。有風雨之應。又曰。井為天子府。暗芒。井日月食。五星逆犯。大臣謀亂。兵起。中有六星。不欲大明明。即水災。南北兩河各三星。分夾東井。一曰天高天。之闕門。主關梁河。

南曰南戍。一曰南宮。一曰陽門。一曰越門。一曰權星。主火。北河曰北戍。一曰北宮。一曰陰門。一曰胡門。一曰衡星。主水。兩戍之間。三光之常道也。河戍動搖。中國兵起。天樽三星。在五諸侯南。主盛饘粥。以給酒食之正也。張衡云。以給貧餒。明則豐。暗則荒。或言暗吉。五諸侯五星。在東井東北。近北河。主刺舉。戒不虞。又曰。治陰陽。察得失。亦曰主帝心。一曰帝師。二曰帝友。三曰三公。四曰博士。五曰大史。又曰。五曰大夫。此五者。常為帝定疑議。星明大潤澤。則天下大治。芒角則禍在中。張衡又曰。五諸侯

治陰陽。察得失。明而潤。大小齊等。則國之福。又曰。赤則豐。暗則荒。積水一星。在河北。所以供酒用也。不見為災。又曰。主候水災。積薪一星。在積水東。以備庖厨之用。明則人主康。火守之大旱。水府四星。在東井西南。水官也。占與水位同。水位四星。在東井。主水衡。又主瀉溢流也。故巫咸氏贊曰。水位四星瀉溢流。移動近北河。則國沒為江河。若水火及客星守犯之。百川盈溢。四瀆四星。在井南。軒轅東。以江河淮濟之積精也。明大則水泛溢。軍市十三星如錢狀。在參東南。天軍貨易之市。客星及金火

守之。軍大饑。野雞一星。在軍市中。主變怪也。以芒
角動搖為兵灾。移出則諸侯兵起。軍市西南二星
曰丈人。丈人東二星曰子。子東二星曰孫。丈人主
壽考之臣。不見。人臣不得通。子與孫。皆侍丈人之
側。相扶而居。不見為灾。守常無咎。闕兵三星。在南
河東。主象魏。天子之雙闕。諸侯之兩觀也。金火守
之。兵戰闕下。狼一星。在井東南。為野將。主殺掠。色
有常。不欲變動。角而變色。動搖。盜賊作。胡兵起。人
相食。躁則人主不靜。不居其宮。馳騁天也。張衡云。
居非其處。則人相食。色黃白而明吉。黑凶。赤芒角

兵起。金火守之亦然。弧矢九星。在狼東南。天弓也。
以備盜賊。嘗向狼。弧矢動搖。不如常者。多盜賊。明
則兵大起。狼狐張。害及胡。天下乖亂。又曰。天弓張。
天下盡兵。主與臣相謀。張衡云。滿則天下兵起。老
人一星。在弧南。一曰南極。常以秋分之旦。見于丙。
春分之夕。沒于丁。常以秋分候之。南郊明大。則人
主有壽。天下安寧。不見則人主憂。

兩朝天文志。井八星。距西扇北第一星。去極六十
九度。鉞一星。去極六十九度。少入參宿八度半。
北河三星。距東大星。去極六十一度半。入井宿

二十度。南河三星。距東大星。去極八十三度半。
入井宿二十一度。天罇三星。距西星。去極六十
八度。入井宿十六度。五諸侯五星。距西星。去極
五十六度半。入井宿六度半。積水一星。去極五十
四度半。入井宿十八度。積薪一星。去極六十五
度半。入井宿二十七度。水府四星。距西星。去極
七十六度半。入參宿七度半。水位四星。距西星
去極七十三度半。入井宿十八度。四瀆四星。距
西南星。去極八十六度。入井宿二度。軍市十三
星。距西北星。去極一百七度半。入井宿初度。野

雞一星。去極一百九度半。入井宿四度半。犬人
二星。距西星。去極一百二十八度。入參宿四度
子二星。距西星。去極一百二十八度。入參宿九度
孫二星。距西星。去極一百二十五度。入井宿六
度。闕丘二星。距大星。去極九十一度。少。入井宿
十五度。狼一星。去極一百七度半。入井宿十度
弧大九星。去極一百一十四度。入井宿十五度
老人一星。去極一百四十三度。入井宿三度
宋中與天文志南極老人在弧。失南司天下人民
壽筭。蓋北極在丑。艮故南極在未。坤南極入地三

十六度不可得而見也。故其精神出地。以見乎南。謂之南極老人。然其出地亦不甚遠。故隱見不常。鬼則為祥。其勢位等威。蓋與中斗相埒。以輔上帝。故雖在井分。井不得而司之也。

鬼四星。冊方似未櫃。中央白者積天氣。鬼上四星是燿位。天狗七星。鬼下是外厨。六間柳星。次天社。六箇弧東。猗杜東一星。是天紀。

輿鬼二度。為日月五星之中道。主死亡疾病。張衡云。主祠事天日也。又主視明察奸謀。東北星主積馬。東南星主積兵。西南星主積布帛。西北星主積

金玉。隨其變占之。中央一星名積尸。亦曰積尸氣。者但見氣而已。主死喪祠祀。一曰鉄質。主誅斬鬼。星明大穀成。不明人散動而光。上賦歛重徭役多。星徙人愁。政令急。鬼質欲其忽忽不明。則安明則兵起。大臣謀主下流亡。甘氏云。積尸搖動失色。則疾病鬼哭。人荒軒轅西四星曰燿。亦曰烽燿。主烽火備警急。占以不明安靜。明大甚則邊亭警急。搖動芒角亦然。又曰明吉暗凶。天狗七星在鬼西南。狼之北。橫河中。以守賊也。移徙則兵起。金火守之人相食。外厨六星在柳南。天子之外厨也。占與天

厨同。弧南六星為天社。在老人東南似柳直明則吉。隋志云共工之子勾龍能乎水土故祀以配社。其精為星。外厨之南一星曰天紀。主知禽獸齒歲。金火守之。禽獸多死。

兩朝天文志。鬼四星。距西南星去極六十九度半。燿四星。距西北星去極六十度半。入井宿二十九度。天狗七星。距西星去極一百二度。入井宿二十二度。外厨六星。距大星去極九十二度半。入鬼宿二度。天杜六星。距西南星去極一百三十四度。入井宿十二度。天紀一星。去極一百一度半。入柳宿五度。

柳八星。曲頭垂似柳。近上三星。號為酒。享宴大酺五星守。

柳十四度。上為天之中道。甘氏云。主飲食倉庫酒醋之位。明大則人豐酒食。搖動則大人酒死。失色則天下不安。饑饉流於道路。不過三年必應。張衡云。柳為朱雀之喙。天之厨宰也。主尚食和滋味。隋志云。又主雷雨。一曰天相。一曰天庫。一曰注。又主木功。星明大臣重慎國安。厨食具。注舉首。王命興輔佐出。星直。天下謀伐其主。就聚兵闖國門。酒旗。

三星在軒轅右角之南。酒官之旗也。主宴享飲食。五星守酒旗。天下大酺。有酒肉財物之賜。及爵宗室。

兩朝天文志。柳八星。距西第三星。去極八十二度半。酒旗三星。距西北星。去極七十七度。入柳宿十四度。

星七。星如鈎。柳下生。星上十七。軒轅形。軒轅東頭四內平。平下三箇名天相。相下稷星橫五靈。

七星七度。甘氏云。主后妃御女之位。亦為賢士。失色芒動。則后妃死。賢士誅。明大則道化成。國盛。張

衡云。七星為朱鳥之頸。一名天都。主衣裳文繡。隋志云。主急兵。守盜賊。故欲明則主道昌。暗則賢良不處。天下空。天子疾動。則兵起。離則易政。日食。兵饑。婦人災。木犯。人安。火犯。旱。金土水犯。俱災。月暈。字犯。兵起。軒轅十七星。在七星北。黃帝之神。黃龍之體也。后妃之主。士女職也。一曰東陵。一曰權星。主雷雨之神。南大星。女主也。次北一星。夫人也。屏也。上將也。次北一星。妃也。次將也。其次諸星。皆次妃之屬也。女主南小星。女御也。左一星。少民。少后宗也。右一星。大民。太后宗也。欲其色黃小而明也。

張衡云軒轅如龍之體。主雷雨之神。後宮之象焉。陰陽交合。盛為雷。激為電。和為雨。怒為風。亂為霧。凝為霜。散為露。聚為雲。立為虹。蜺離為背。商分為抱珥。此乃十四變。皆軒轅主之。其星欲小而黃明則吉。移徙則國人流逆。東西角張而振后敗。水火金守之。女主惡也。漢注曰。軒轅為權。太微為衡。月五星守犯者。如衡占。內平四星。在中台南。燿之北。平罪之官也。明則刑罰平。暗則否。酒旗南三星曰天相。丞相之象也。其占與相星略同。稷五星在七星之南。主農正也。取乎百穀之長。以為其號。明大則歲大豐。不明則儉。不見則人相食。

兩朝天文志。星七星。距大星去極九十六度。軒轅十七星。距大星去極七十五度。入張宿二度。內平四星。距西星去極五十二度。入張宿六度。天相三星。距北星去極九十五度。入星宿六度。天稷五星。距大星去極一百三十七度。入柳宿十三度。

中興天文志。石氏云。中宮黃帝。其精黃龍。為軒轅。首枕星張。尾掛柳井。體映三台。司四季。司中嶽。司中土。司黃河。江漢淮濟之水。司黃帝之子孫。司保

蟲三百六十。按張衡靈憲蒼龍連螭於左。白虎猛
據於右。朱雀奮翼於前。靈龜圈脊於後。黃龍軒轅
於中。則是軒轅一星。與蒼龍白虎朱雀玄武四獸
為五矣。世之言星者。惟知四獸。而不知黃龍。是求
之未盡也。孟康曰。軒轅為權。太微為衡。以軒轅一
曰權星。故為權。太微垣主理法平詞。如衡之平。故
曰衡。史記正義謂權四星在軒轅尾西。非也。軒轅
西四曰燿星。主烽火。備警急。不曰權也。燿字從火。
誤為權字。張守節不審。指以釋此。殊為踈繆。
又曰。或謂自有乾象。便有此星。軒轅果黃帝之神
也。有黃帝而後有之乎。呂氏曰。軒轅之星。黃龍也。
兩角有軒轅之象。故名之曰軒轅。軒轅降神而生
黃帝知之。故自號曰軒轅云爾。號軒轅。非名也。且
如王良奚仲造父。皆星名。亦其神降而為人。人去
而復為星也。何獨於軒轅疑之。

按軒轅。本天市垣之星。而在張宿之分野。則
南方朱鳥七宿之所司也。三垣中外官諸星。
雖所掌有大小。其位有尊卑。而未有不隸於
二十八宿者。蓋二十八宿分布周天之躔度。
分野不可外也。中興天文志據石氏星書以

黃龍軒轅配四方。二十八宿。所謂青龍。朱鳥。玄武。白虎者。分而為五。而以為土德寄主。鶉火。夫五行之不可缺土。土之寄王。固然矣。遂以為燿。積木積薪。五諸侯。天樽闕丘。北河南河。四瀆水位。諸星皆為軒轅之屬。按燿以下諸星。與軒轅亦俱寄躔於二十八宿者也。今欲尊軒轅。而以諸星屬之。則軒轅豈能外二十八宿。而自為躔度分野以處諸星乎。

張六星似軫在星傍。張下只是有天廟十四之星。冊四方。長垣少微雖向上。星數歌在太微傍。天尊一星。

直上黃

張十七度。甘氏云。主天廟明堂御史之位。上為天之中道。若明大國。則盛強。失色。宗廟不安。明堂宮廢。隋志云。主珍寶宗廟所用及衣服。又主天厨飲食賞賚之事。星明則王者行五禮。得天之中。動則賞賚。離徙天下有逆人。就聚有兵。金火守之。有兵起。或云。主貢物。色細無光。王者少子孫。日食虧。修禮也。月食大滂。魚行人道。火孛犯兵起。土水犯國不寧。張南十四星曰天廟。天子祖廟也。客星守之。祠官有憂。其占與虛梁同。長垣四星。在少微南。主

界域及胡夷火守之。胡人入中國。太白入之。九卿謀反。少微四星。在太微西南北列。士大夫之位也。一名處士。亦天子副主。或曰博士官。一曰主衛掖門。南第一星為處士。第二星為議士。第三星為隱士。第四星為大夫。明大而黃。則賢士舉。月五星犯守之處。士女主憂。宰相易。

兩朝天文志。張六星。距西第二星。去極一百二度半。天廟十四星。距西北星。去極一百十三度半。入柳宿十三度。長垣四星。距南星。去極七十六度。入張宿十四度。少微四星。距東南大星。去極

六十五度半。入張宿十五度半。

翼二十二星。太難識。上五下五。橫著行。中心六箇。恰似張。更有六星。在何處。三三相連。張畔附。必若不能分處所。更請向前看野取。五箇黑星。翼下頭。欲知名字。是東甌。

翼十九度。甘氏云。主太微三公。化道文籍。失色則民流。日月交食。五星並逆。芒動則化道不行。文籍壞滅。動移則三公廢。明大則化成。隋志云。翼為天之樂府。主俳倡戲樂。又主夷狄遠客。負海之賓。明大則禮樂興。四夷來賓。動則蠻夷使來。離徙則天

子舉兵。或云明則禮樂興。暗則政教失。日食。臣僭。月食。婦人憂。五星孛。流客犯大凶。東甌五星在翼之南。蠻夷星也。張衡云。主東越。穿宵越。三夷金火守之。其地有兵。芒角動。移兵內叛。

兩朝天文志。翼二十二星。距中央西第二星。去極百四度。東甌五星。距西南星。去極一百二十九度。入張宿七度。

軫四星似張翼相近。中央一箇長沙子。左轄右轄附兩星。軍門兩黃近翼是門。下四箇土司空門。東七烏青丘子。青丘之下名器府。器府之星三十二。以上便

為太微宮。黃道向二看取是。

軫十七度。甘氏云。軫七星。主將軍樂府歌謔之事。五星犯之。失位亡國。女子主政。人失業。賊黨掠人。禍生於百日內。若明大則天下昌。萬民康。四海歸王。張衡云。軫為冢宰輔臣也。主車騎。明大則車騎用。一云。明大則車騎用。一云。明大則車騎動。隋志云。主載任。有軍出入。皆占於軫。又主死喪。明則車駕備動。則車騎用。離徙天子憂。就聚兵。大起。軫轄星附軫兩傍。主王侯。右轄為王者同姓。左轄為異姓。星明。兵大起。遠軫凶。軫轄舉南蠻侵。張衡云。轄

不見國有大憂。長沙一星在軫之中。主壽命也。長沙明則人壽長。子孫盛。軍門二黃星在青丘西。天子六軍之門也。主營候豹尾威旗。占以移其處為道不通。土司空四黃星在軍門南。主土功。巫咸氏云。金火犯之。天下田不得耕。女不得織。隋志云。一曰司徒主界域。青丘七黑星在軫東南。主東方三韓之國。占與東甌同。軫南三十二星曰器府。主樂器之屬也。明則樂器調理。暗則有咎。

兩朝天文志。軫四星距西北星去極一百三度半。右轄星去極一百一十度半。入翼宿十六度半。

左轄去極一百一度半。入軫宿五度。軍門二

星距西南星去極一百一十二度半。入翼宿十三度。土司空四星距南星去極一百二十度。入翼宿十四度。青丘七星距西北星去極一百二十四度半。入軫宿五度。器府三十二星距西北星去極一百三十七度半。入翼宿八度半。

中興天文志總論曰。甘石巫咸三家。後代所宗也。顧或不深考。以故三垣大角之列衛。二十八舍內官外官之分隸。不無異同。今於三家參諸說。考定二百九十座。所以不知者闕如也。蓋諸星有以一

星為一座者。有以二三十星為一座者。有相為比附者。有相比而不附者。杠附華蓋凡十八星為一座。衡附庫樓凡二十九星為一座也。鉞不附井耳。不附畢。糠不附箕。長沙不附軫。鈞鈐鍵閉不附房。則以屬吏自為官故也。矢得以附弧。曰不得以附杵。以弧矢一人司之。杵曰二人司之。故也。野雞不附軍市。雞自守其所司也。南門不附庫樓。南門不。但為庫樓門也。他如積水不附天船。積屍不附大陵。天諛不附卷舌。咸池天潢三淵不附五車。石氏甘氏皆有其辨。不可臆說也。若夫稱名取類。傳記

錯見。則又有不可槩舉者。北極為北辰。水星為辰。參為大辰。而大火亦曰大辰。宋大辰之墟是也。見左氏昭十七年。孫炎曰。龍星明者。以為時刻。故曰大辰。心在中。最明。時刻主焉。玄枵亦曰天竈星。在天竈是也。見國語。武王伐商。星在天竈。昭十九年。疏。天竈玄枵別名也。娥訾亦曰豕韋。歲在豕韋是也。見襄十八年。疏。豕韋亦名娥訾也。鶉尾亦曰鳥帑。以害鳥帑是也。見襄二十八年。裨竈曰。歲棄其次。而旅於明年之次。以害鳥帑。注。南為朱鳥。鳥尾曰帑。疏曰。人妻子為帑。鳥尾曰帑。妻子為人。後鳥

尾亦鳥之後。故俱以帑為言也。氏謂之天根。見爾雅。天根氏也。郭璞曰。角亢下繫於氏。猶木之有根。國語曰。天根見而水涸也。室謂之定。見爾雅云。營室謂之定。郭璞曰。定正也。作宮室以營室中為正。詩。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昴謂之留。見史記。索隱曰。留昴也。而毛傳亦以留為昴也。畢謂之濁。見爾雅。濁謂之畢也。柳謂之味。丁救反。見襄九年。味為鶉火。疏曰。柳謂之味。味鳥口也。若斯名類。昉於堯典。詳於爾雅。左氏國語諸書。而所入之度。則未悉也。若夫二十八舍。諸言度分。亦或差殊。斗井度視諸舍。為閏參。僅一度。古昏旦至觀。弧建為定。亦由所見。而莫著其度。近世王奕所述。十二次二十八度。有可考焉。

按史志言三家所考三垣大角之列衛。二十八舍內外官之分隸。不無異同。今按歷代天文志。惟宋兩朝及中興志與隋丹元子步天歌。能言諸星之分隸。然大角一星。兩朝志以為屬亢。中興志以為屬角。庫樓十星。丹元子以為屬角。而兩朝志以為屬軫。其為異同。大槩若此。蓋自唐開元中一行所造渾儀。其所

測宿度。已與舊經異。而宋太平興國中。渾儀所測。又與唐異。所爭或一二度。或三五度。以管窺天。豈能無誤。於是此以為軫。彼以為角。甲以為氐。乙以為房。所差者。常在裨鄰之次。舍則亦不過三五度間耳。天道幽遠。術家各持一說。固未有以訂其是非也。至如南斗六星。即斗牛之斗。則其分野。反在北方。北斗天樞。在張宿十度。則其分野。反在南方。則其理有不可究詰者。當俟知星者而質之。

二十八宿度

中興天文志。王奕按自古言天者。皆曰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何從而知審也。曰天本無度。因日之行。一晝夜所躔闊狹。強名曰度。蓋日之行也。三百六十五日之外。又行四分日之一。以一年而周於天焉。以一日所行為一度。故分為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范蔚宗謂日之所行在天成度。在曆成日。是也。曰天固有其度。而二十八宿亦各有度。何從而定之一也。曰二十八宿亦未始有度也。天体冲漠。雖分為三百六十五度。然其度難別也。故作曆者。隸其度於二十八宿。用以紀日月所躔而已。蓋天之有度也。

猶地之有里也。二十八宿所分之度。猶九州列縣所占之里也。二十八宿各有其度。則日之行於天也。孟春在某星幾度。仲春在某星幾度。日躔可得而名也。九州列縣各有其里。則人之行於地也。某日至某州幾里。某日至某縣幾里。驛可得而計也。此星度所由起也。曰二十八宿之度。或闊狹何也。曰日之所躔。偶與此宿相當。此闊狹於是分也。故說渾天者。曰日之所躔。或多或寡。適當其星者。凡二十八。故度之多寡。於是生焉。井斗之舍。非無星也。然不與日躔相當。故其度不得不闊。觜鬼之傍。非無星也。然日躔一二日。

而其星適與相當。故其度不得不狹也。夫其得度闊狹。非舉一宿全體。盡占此度也。南斗六星也。舉全體言之。合距杓星為度。而今曆家距魁第四星為度。杓二星則入於箕。牽牛六星也。舉全體言之。合距西二星為度。今曆家距中二星為度。而西二星則入於斗。虛二星也。舉全體言之。合距北星為度。而今曆家距南星為度。北星則入於牽牛。蓋南斗六星之中。杓二星不當日之度。而魁第四星當度。故距於魁而得二十六度。牽牛六星之中。西星不當日之度。而中二星當度。故牽牛距魁而得六度。虛二星之中。北一星不

當日之度。而南一星當度。故虛距南星而得十度。古之造曆。假設是法以步日躔。或者不察。謂二十八宿本有其度。又見某宿得幾度。遂謂舉一宿全體在焉。則又非矣。又按唐志。一行所謂北星舊圖入虛。今側在須女九度。危北星舊圖入危。今側在虛六度半。又奎誤距以西大星。故壁損二度。奎增二度。今復距西南大星。即奎鉞各得本度。又柳誤距以第四星。今復用第三星。張中央四星為朱鳥。素外二星為翼。北距以翼而不距以膺。故張增二度半。七星減二度半。今復以膺為距。則七星張合得半度。吳興沈氏曰。二十八宿為二十八星當度。故立以為宿。前世測候。每或改變。如唐書測得畢有十七度半。觜只有半度之類。皆繆說也。星既不當度。自不當為宿次。自是渾儀度距踈密不等耳。凡二十八宿度數。皆以赤道為法。推黃道有不合度者。蓋黃道有斜有直。故度數與赤道不等。即復以當度星為宿。惟虛度未有奇數。自是日之餘分。曆家取於斗分者。此也。餘宿則不然。

沈氏筆談曰。予編校昭文書時。預詳定渾天儀官長問予二十八宿多者三十三度。少者止一度。如此不均何也。予對曰。天事本無度。推曆者

無以寓其數。乃以日所行。分天為三百六十五

度有奇。日平行三百六十五。日有餘而既分之。

必有物記之。然後可窺而數。於是度度之星

記之。循黃道日之所行。一暮當者止二十八宿

星而已。蓋度如傘。撥當度謂正當傘。撥上者故車

秦儀所謂度不可見者星也。日月五星之

所申有星焉。當度之畫者凡二十有八。謂之舍

舍。所以生數也。今所謂距度星者。是也。非不欲均

也。黃道所由當度之星。止有此而已。

按中興志所載王奕之說。即沈括之說也。王

沈二公。不知其孰先孰後。孰倡孰襲。然王說

詳而明。沈說簡而當。故不嫌並著之云。

文獻通考卷二百七十九

文獻通考卷之二百八十

鄱陽馬端臨 貴與 著
象緯考

十二次度數

晉天文志十二次。班固取三統曆十二次。配十二野。其言最詳。又有費直說周易。蔡邕月令章句。所言頗有先後。魏太史令陳卓更言郡國所入宿度。今附而次之。

中興天文志。王奕按星本無次。古昔黃帝因日月所會而為之名耳。帝王世紀。一度二千九百三十二里。

分為十二次。一次二十度。三十分度之十四。周天積一百七萬九百一千三里。經三十五萬六千九百七十一里。三統曆詳矣。然帝王世紀費直周易蔡邕月令。又與三統殊少。或差一二度。多或五六度。何也。是行也。每歲有差。則日月所會之次。分度亦異。此言十二次。所以不同也。

自軫十二度至氏四度為壽星。於辰在辰。鄭之分野。

屬兗州。費直周易分野壽星起軫七度。蔡邕月令章句壽星起軫六度。

自氏五度至尾九度為大火。於辰在卯。宋之分野。屬

豫州。費直起氏十一度。蔡邕起亢八度。

自尾十度至南斗十一度為析木。於辰在寅。燕之分

野。屬幽州。費直起尾九度。蔡邕起尾四度。

自南斗十二度至須女七度為星紀。於辰在丑。吳越

之分野。屬揚州。費直起斗十度。蔡邕起斗六度。

自須女八度至危十五度為玄枵。於辰在子。齊之分

野。屬青州。費直起女六度。蔡邕起女二度。

自危十六度至奎四度為訶訾。於辰在亥。衛之分野。

屬并州。費直起危十四度。蔡邕起危十度。

自奎五度至胃六度為降婁。於辰在戌。魯之分野。屬

徐州。費直起奎二度。蔡邕起奎八度。

自胃七度至畢十一度為大梁。於辰在酉。趙之分野。

屬冀州

費直起婁十度
蔡邕起婁一度

自畢十二度至東井十五度為實沈。於辰在申。魏之

分野屬益州

費直起畢九度
蔡邕起畢六度

自東井十六度至柳八度為鶉首。於辰在未。秦之分

野屬雍州

費直起井十二度
蔡邕起井十度

自柳九度至張十六度為鶉火。於辰在午。周之分野。

屬三河

費直起柳五度
蔡邕起柳三度

自張十七度至軫十一度為鶉尾。於辰在巳。楚之分

野屬荊州

費直起張十三度
蔡邕起張十二度

州郡躔次。陳卓范蠡鬼谷先生。張良。諸葛亮。譙周。

京房。張衡。並云角亢氏鄭兗州。

東郡入角一度

東平入城山陰入角六度

泰山入角十二度

濟北陳留入亢五度

濟陰入氏一度

東平入氏七度

房心宋豫州

潁川入房一度

汝南入房二度

沛郡入房四度

梁國入房五度

淮陽入心一度

魯國入心三度

楚國入房四度

尾箕燕幽州

涼州入箕中十度

上谷入尾一度

漁陽入尾三度

右北平入尾七度

西河上郡北地遼西東入尾十度涿郡入尾十六度

渤海入箕一度

樂浪入箕三度

玄菟入箕六度

廣陽入箕九度

斗牽牛須女吳越揚州

九江入斗一度

廬江入斗六度

豫章入斗十度

丹陽入斗十六度

會稽入牛一度

臨淮入牛四度

廣陵入牛八度

泗水入女一度

六女入女六度

虛危齊青州

齊國入虛六度

北海入虛九度

濟南入危一度

樂安入危四度

東萊入危九度

平原入危十一度

菑川入危十四度

營室東辟衛并州

安定入營室一度

天水入營室八度

隴西入營室四度

酒泉入營室十一度

張掖入營室十二度

武都入東壁一度

金城入東壁四度

武威入東壁六度

燉煌入東壁八度

奎婁胃魯徐州

東海入奎一度

琅琊入奎六度

高密入婁一度

城陽入婁九度

膠東入胃一度

昴畢趙冀州

魏郡入昴一度

鉅鹿入昴三度

常山入昴五度

廣平入昴七度

中山入昴一度

清河入昴九度

信都入畢三度

趙郡入畢八度

安平入畢四度

河間入畢十度

真定入畢十三度

觜參魏益州

廣漢入觜一度

越雋入觜三度

蜀郡入觜一度

犍為入參三度

牂牁入參五度

巴郡入參八度

漢中入參九度

益州入參七度

東井與鬼秦雍州

雲中入東井一度

定襄入東井八度

鴈門入東井十六度

代郡入東井二十八度

太原入東井二十九度

上黨入輿鬼二度

柳七星張周三輔

弘農入柳一度

河南入七星三度

河東入張一度

河內入張九度

翼軫楚荊州

南陽入翼六度

南郡入翼十度

江夏入翼十二度

零陵入軫十一度

桂陽入軫六度

武陵入軫十度

長沙入軫十六度

容齋洪氏隨筆曰。十二國分野。上屬二十八宿。其為義多不然。前輩固有論之者矣。其甚不可曉者。莫如晉天文志。謂自危至奎為娵訾。於辰在亥。衛之分野也。屬并州。且衛本受封於河內。商虛後徙楚丘。河內乃冀州所部。漢屬司隸。其地皆在東郡屬兗州。於并州了不相干。而并州之下。所列郡名。乃安定天水隴西酒泉張掖諸郡。自係涼州耳。又謂自畢至東井為實沈。於辰在申。魏之分野也。屬益州。且魏分晉地得河

內河東數十縣。於益州亦不相干。而雍州為秦。其下乃列雲中定襄鴈門代太原上黨諸郡。蓋又自屬并州及幽州耳。謬亂如此。而出於李淳風之手。豈非蔽於天而不知地乎。

天漢起沒

天河亦一名天漢。起自東方箕尾間。遂乃分為南北道。南經傳說入魚淵。開籥戴弁鳴河鼓。北經龜宿貫箕邊。次絡斗魁。冒左旗。又合南道。天津湄。二道相合西南行。分夾匏瓜。絡人星。杵畔造父。騰蛇精。王良附路。閣道平。登此太陵。泛天舡。直到卷舌。又南征。五車

駕向北。河南東。井水位入吾驂。水位過了東南游。經次南河向闕丘。天狗天紀與天稷。七星南畔。天河沒。天漢起東方。經箕尾之間。謂之天河。亦謂之漢津。乃分為二道。其南經傳說魚天籥天弁河鼓。其北經龜貫箕下。次絡南斗魁左旗。至天津下而合南道。乃西南行。又分夾匏瓜。絡人星杵造父。騰蛇。王良。附路。閣道。北端太陵。天船。卷舌。而南行絡五車。經北河之南。入東井水位。而東南行絡南河闕丘。天狗天紀天稷在七星南而沒。張衡云。津漢者。金之氣也。其本曰水。漢中星多則水。星少則旱。中興

天文志石氏云。天漢蓋天一所生。凝毓而成者。天所以為東南西北襟帶之限也。天下河漢之源。蓋出於此。故河漢者亦地所以為東南西北之限也。漢張氏云。八極之維。徑二億三萬二千三百里。南北則短減千里。東西則廣增千里。自地至天。半於八極。則地之深亦如之。唐袁氏云。以是觀之。天漢起東北而止西南。其修徑可知矣。

七曜

日月

隋天文志。日循黃道東行。一日一夜行一度。三百六

考日所躔之宿。春在奎。夏在畢。秋在斗。冬在室。此皆參乃西陸也。秋在角。亢。六。房。心。尾。箕。乃東陸也。左傳所謂註其明。萬古不易。不知隨天文志。何以辨。誤乃不唐類。函既承其誤。此編考訂頗推詳。密不應亦謹其失。不駁正也。

十五日有奇。而周天行東陸謂之春。行南陸謂之夏。行西陸謂之秋。行北陸謂之冬。行以成陰陽寒暑之節。是故傳云。日為太陽之精。主生養恩德。人君之象也。又人君有瑕。必靈其慝。以告示焉。故日月行有道之國。則光明。人君吉昌。百姓安寧。日變色有軍。軍破無。軍喪侯王。其君無德。其臣亂國。則日赤無光。日失色。所臨之國不昌。日晝昏。行人無影。到暮不止者。上刑急。下人不聊生。不出一年有大水。日晝昏。烏鳥群鳴。國失政。日中烏見。主不明。為政亂。國有白衣。會。日中有黑子。黑氣。乍三乍五。臣廢其主。日食陰侵陽。臣

掩君之象。有亡國。有死君。有大水。日食。見星有殺君。天下分裂。王者修德以禳之。

月者陰之精也。其形圓。其質清。日光照之則見其明。日光所不照則謂之魄。故月望之日。日月相望。人居其間。盡覩其明。故形圓也。二弦之日。日照其側。人觀其傍。故半明半魄也。晦朔之日。日照其表。人在其裏。故不見也。其行有遲疾。其極遲則日行十二度強。極疾則日行十四度半強。遲則漸疾。疾極漸遲。二十七日半強。而遲疾一終矣。又月行之道斜帶黃道。十三日有奇。在黃道表。又十三日有奇。在黃道裏。表裏極

遠者去黃道六度。二十七日有奇。陰陽一終。張衡云。對日之衡。其大如日。日光不照。謂之闇虛。闇虛逢月則月食。值星則星亡。今曆家月望行黃道。則值闇虛矣。值闇虛有表裏深淺。故食有南北多少。月為太陰之精。以之配日。女主之象也。以之比德。刑罰之義。列之朝廷。諸侯大臣之類。故君明則月行依度。臣執權則月行失道。大臣用事。兵刑失理。則月行乍南乍北。女主外戚擅權。則或進或退。月變色。將有殃。月晝明。姦邪並作。君臣爭明。女主失行。陰國兵強。中國饑。天下謀僭。數月重見。國以亂亡。

此等荒誕之說。是編不宜列入。

張衡靈憲曰。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其徑當天周七百三十六分之一。地廣二百四十二分之一。日者陽精之宗。積而成鳥象。鳥而有三趾。陽之類。其數竒。月者陰精之宗。積而成獸象。兔陰之類。其數耦。其後有馮焉者。羿請無死之藥於西王母。恒娥竊之以奔月。將往。枚筮之於有黃。有黃占之曰。吉。翩翩歸妹。獨將西行。逢天晦芒。毋驚毋恐。後且大昌。恒娥遂託身於月。是為蟾蜍。夫日譬猶火。月譬猶水。火則外光。水則含景。故月光生於日之所照。魄生於日之所蔽。當日則光盈。就日則光盡也。衆星被耀。因水轉光。當日之衝。光常不合者。蔽於他也。是謂闇。虛在星。星微。月過則食。日之薄地。其明也。繇暗視明。明無所屈。是以望之若火。方於中天。天地同明。繇明瞻暗。暗還自奪。故望之若水。火當夜而揚光。在晝則不明也。月之於夜。與日同而差微。星則不然。強弱之差也。

日月行道

漢天文志。日有中道。月有九行。中道者黃道。一曰光道。光道北至東井。去北極近。南至牽牛。去北極遠。東至角。西至婁。去極中。夏至至於東井北近極。故晷短。立

八尺之表。而晷景長尺五寸八分。冬至至於牽牛遠極。故晷長立八尺之表。而晷景長丈三尺一寸四分。春秋分日。至婁角去極中。西晷中。立八尺之表。而晷景長七尺三寸六分。此日其去極遠近之差。與景長短之制也。去極遠近難知。要以晷景。晷景者。所以知日之南北也。日陽也。陽用事。則日進而北。晝進而長。陽勝。故為溫暑。陰用事。則日退而南。晝退而短。陰勝。故為涼寒也。故日進為暑。退為寒。若日之南北失節。晷過而常寒。退而短為常燠。此寒燠之表也。故曰。為寒暑一曰。晷長為潦。短為旱。奢為扶。鄭氏曰。扶當為蟠。齊魯之間。聲

如輔。輔。扶。聲。近。蟠。止。不行也。蘇林曰。景形奢大也。晉灼曰。扶。附也。小臣佞媚。附近君子之側也。扶者

邪臣進而正臣疏。君子不足。姦人有餘。月有九行也。

黑道二出黃道北。赤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

西。青道二出黃道東。立春春分月東從青道。立秋秋

分。西從白道。立冬冬至北。從黑道。立夏夏至南。從赤

道。然用之一。決房中道。青赤出陽道。白黑出陰道。若

月失節度而妄行。出陽道則旱風出。陰道則陰雨。凡

君行急則日行疾。君行緩則日行遲。日行不可指而

知也。故以二至二分之星為候。日東行星西轉。冬至

昏奎八度。中夏至氐十三度。中春分柳一度。中秋分

牽牛三度七分中。此其正行也。日行疾則星西轉疾。事勢然也。故過中則疾。君行急之感也。不及中則遲。君行緩之象也。至月行則以晦朔決之。日冬則南夏則北。冬至於牽牛。夏至於東井。日之所行為中道。月五星皆隨之也。箕星為風。東北之星也。東北地事天位也。孟康曰。東比陽。日月五星起於牽牛。故為天位。坤在西南。紐於陽。為地。統故為地事之也。故易曰。東北喪朋。及巽在東南為風。風陽中之陰。大臣之象也。其星軫也。月去中道移而東北入箕。若東南入軫則多風。西方為雨。雨必陰之位也。月失中道移西。西入畢則多雨。故詩云。月離于畢。俾滂沱矣。言多雨也。星傳曰。月入畢則將相有以家犯罪者。言陰盛也。書曰。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月之從星則以風雨言。失中道而東西也。故星傳曰。月南入牽牛南。戒民間疾疫。月北入太微出坐北。若犯坐則下人謀上。一曰。月為風雨。日為寒溫。冬至日南極晷長。南不極則溫為害。夏至日北極晷短。北不極則寒為害。故書曰。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也。政治變於下。日月運於上矣。日出房北為雨。為陰為亂。為兵。出房南為旱。為天喪水。旱至衝而應。及五星之變。必然之効也。

中興天文志。按三統曆。日躔與堯典月令不同。日

行黃道。每歲有差。故也。江默謂歲差者。日躔於一歲之間。行周天度。未及餘分。而日已至焉。故每歲常有不及之分。然歲差古無有其法。漢洛下閎雖知太初歷八百年。當差一度。後人未究其悉也。晉虞喜始覺之。歷家祖述其說。自唐堯至漢。自漢至本朝。冬至日躔。各各不同。然後知歲星差之法。得天甚密。不可廢也。然又嘗考歲差。諸說不同。宋大明歷以四十年差一度。失之太過。何承天倍其數。以百年退一度。又反不及。惟隋劉焯取二家中數。以七十五年退一度。故唐一行詳考三家。而知劉

焯之為尤近。遂以大衍歷推之。乃得八十三年而差一度。蓋大衍分一度為三千四十分。其所差之分。一歲三十有六。太積至八十三年。則差一度。又不若本朝紀元曆。以七十八年差一度。為最密也。即其法推之。慶曆甲申冬至日在斗五度。上距唐開元甲子三百二十一年。日差五度。蓋唐志開元甲子日在赤道斗中十度。是也。開元甲子。上距漢太初元年丁丑八百二十七年。日差十度。蓋唐志以開元太衍曆歲差引而退之。則太初元年冬至日在斗二十度。是也。太初丁丑上距秦莊襄王元

年。一百四十五年。日差二度。冬至日在斗二十二度。蓋月令云日在斗是也。秦莊襄王元年。上距堯甲子二千二十八年。日差二十八度。冬至日在虛一度。日沒而昴中。故堯典言日短星昴也。說者不知歲差之法。以堯典較之。月令逮于今日。不啻差一次。求其說而不可得。遂以為節氣有初中之殊。又謂古以午為中。皆失之遠矣。又曰。開禧占測。冬至日已在箕宿。較之堯時。幾退四十餘度。差自漢太初。至今已差一氣有餘。而太陽之躔十二次。大約中氣前後。乃得本月宮次。蓋太陽本日行一度。

近歲紀元曆定歲差約退一分四十餘抄。蓋太陽日行一度而微遲緩。一年周天而微差。積累分抄而躔度見焉。循是以往。萬有五千年後。將所差半周天。審如是寒暑易位乎。以俟治曆者。

又曰。占天之法。以二十八宿為網維。分列四方。南北去極各九十。有一度有奇。南低而北昂。去地各三十有六度。一定不易者。名之曰赤道。以日躔半在赤道內。半在赤道外。出入內外。極遠者皆二十有四度。以其行赤道之中者。名之曰黃道。凡五緯皆隨日由黃道行。惟月之行有九道。四時交會。歸

於黃道而轉變焉。故有青赤黑白四者之異名。夫赤道終古不移。則星舍宜無盈縮矣。然自唐一行作大衍曆。以儀揆測之。得畢觜參鬼四宿分度與古不同。本朝皇祐初。日官周淙以新儀測候。與唐一行尤異。紹聖二年。清臺以赤道度數有差。復命考正。惟牛尾室柳四宿與舊法合。其他二十四宿。躔度或多或少。蓋天度之不齊。隨古今而變之也。若夫黃道橫絡天休列宿。躔度自隨歲差而增減。中興以來。用統元紀元。及乾道淳熙開禧統天會元。每一曆更一黃道。其多寡之異。有不可勝載者。而步占家亦隨各曆之躔度焉。

又曰。王奕按渾天說。黃道九道。厥初本無是。因日行而強名之。日行曰黃道者。黃色之中也。黃道即中道也。日道居中。月五星循左右而行。故日道獨謂之黃。月行青朱白黑道。各兼黃道而言。故又謂之九道也。是故月道出入於黃道。其最遠者去黃道六度。月行黃道之內。曰陰歷。行黃道之外。曰陽歷。北為內。南為外。然漢志謂黃道北至井去極近。南至牽牛去極遠。東至角。西至婁去極中。晉葛洪則謂黃道與赤道東交於角。西交於奎。南至斗。北

至井。唐志又云。黃道春分與赤道交於奎。秋分交於軫。南至斗。北至井。與漢志殊。何也。蓋赤道分天之半。今古不易。黃道本無定體。因日行而為之名。日之行也。每歲有差。漢志主太初而言。此古今所以不同也。

又曰。按天文志。黃道北至東井。去北極近。南至牽牛。去北極遠。東至角。西至婁。去極中。立春春分月從青道。立秋秋分月從白道。立冬冬至北從黑道。立夏夏至南從赤道。吳興沈氏云。月行黃道之南。謂之朱道。行黃道之北。謂之黑道。黃道之東。謂之

青道。黃道之西。謂之白道。黃道內外各四并黃道為九。日月之行有遲有速。難可以一術御也。故因其合散。分為數段。每段以一色名之。欲以別筭位而已。如陳卓於三家星。別其色以識之。如筭法用赤籌黑籌以別之耳。而歷家不知其意。遂以為實有九道。甚可嗤也。

沈氏筆談曰。或問予以日月之形如丸耶。如扇也。若如丸。則其相遇。豈不相礙。予對曰。日月之形如丸。何以知之。以月盈虧可驗也。月本無光。猶銀丸。日耀之。乃光耳。光之初生日在其傍。故

光側而所見纔如鈎。日漸遠則斜照而光稍滿。如一彈丸。以粉塗其半。側視之則粉處如鈎。對視之則正圓。此有以知其如丸也。日月氣也。有形而無質。故相直而無礙。

歲星曰東方春木。於人五常仁也。五事貌也。仁虧貌失。逆春令。傷木氣。則罰見。歲星歲星盈縮。以其舍命國。其所居久。其國有德厚。五穀豐昌。不可伐。其對為衝。歲乃有殃。歲星安靜中度吉。盈縮失次。其國有變。不可舉事用兵。又曰。人主出象也。色欲明光潤澤德合同。又曰。進退如度。姦邪息。變色亂行。主無福。又主

福。主大司農。主齊吳。主司天下諸侯人君之過。主歲五穀赤而角。其國昌。赤黃而沉。其野大穰。張衡云。歲星者東方之精。蒼帝之子。一名攝提。一名重華。一名應星。一名紀星。晉灼曰。太歲在四仲。則歲行三宿。太歲在四孟。四季。則歲二宿。二八十六三四十二而行二十八宿。十二歲而周天。

西漢天文志。歲星所在。國不可伐。可以伐人。超舍而前為贏。退舍為縮。贏其國有兵不復。縮其國有憂。其將死。國傾敗。所去失地。所之得地。一曰當居。不居。國亡。所之國昌。已居之。又東西去之。國凶。不

可舉事。用兵。安靜。中度。吉。出入不當。其次。必有天

祆。見其舍。歲星羸而東南。孟康曰五星東行天西轉歲星晨見東方行疾

則不見不見石氏見彗星。甘氏不出三月。迺生彗

本類星。末類彗。長二丈羸東北。石氏見覺星。甘氏

不出三月。迺生天棊。本類星。末銳。長四尺。縮西南。

孟康曰歲星當伏西方石氏見攬雲如牛。韋昭曰攬音參

差之甘氏不出三月。迺生天槍。左右銳。長數丈。縮

西北。石氏見槍雲如馬。甘氏不出三月。迺生天攬。

本類星。末銳。長數丈。石氏槍攬棊彗異狀。其殃一

也。必有破國亂君。伏死其辜。餘殃不盡。為旱凶饑

暴疾至。日行一尺。出二十餘日。迺入甘氏。其國凶。

不可舉事。用兵。出而易所當之國。是受其殃。又曰。

祆星不出三年。其下有軍及失地。若國君喪

中興。天文志。歲星色青。比參左肩小於太白

熒惑曰南方夏火禮也。視也。禮虧視失逆夏令傷火

氣。罰見熒惑。熒惑法使行無常。出則有兵。入則兵散。

各以舍命國為亂。為賤為疾為喪為饑為兵。所居國

受殃。環繞鉤已。芒角動搖變色。乍前乍後。乍左乍右。

其殃愈甚。其南丈夫北女子喪。周旋止息。乃為死喪

寇亂。其野亡地。其失行而速。兵聚而下。順之戰勝。又

曰。熒惑主大鴻臚。主死喪。主司空。又為司馬。主楚吳越以南。又司天下群臣之過。司驕奢亡亂妖孽。主歲成敗。又曰。熒惑不動。兵不戰。有誅將。其出色赤怒。逆行成鉤。已戰凶。有圍軍鉤。已。有芒角如鋒刃。人主無出宮。下有伏兵。芒大則人民怒。君子遑遑。小人浪浪。不有亂臣。則有大喪。人欺吏。吏欺王。又為理。外則理兵。內則理政。為天子之理也。故曰。雖有明天子。必視熒惑所在。其入守犯大微。軒轅營室房心。主命惡之。張衡云。熒惑為執法之星。其精為風伯之師。或童兒歌謠嬉戲。晉灼曰。熒惑常以十月入朝太微。受制而

出。行列宿司無道。出入無常也。二歲而周天

中興天文志。熒惑色赤比心大星。大小類填。按五星之行。過有道之分。則循軌順行。天下義寧。年穀順成。過無道之分。則犯闕變色。為災為兵。曰。吉日。凶。未有不關於人事者也。然五星之變。俱足以致殃。熒惑太白為甚。而熒惑尤甚。蓋熒惑火也。性烈而不常。又為執法之官。司天下過失。故其應尤為亟也。

填星曰。中央。季夏土信也。思心也。仁義禮智。曰信。為主。貌言視聽。以心為政。故四星皆失填。乃為之動。動

而盈。侯王不寧。縮有軍。不復所居之宿。國吉得地。及女子有福。不可伐去之。失地。若有女憂。居宿久。國福厚。易則薄。失次而上二三宿。曰盈。有主命不成。不乃大水。失次而下。曰縮。后戚。其歲不復。不乃天裂。若地動。一曰。填為黃帝之德。女王之象。主德厚。安危存亡之機。司天下女主之過。又曰。天子之星也。天子失信。則填星大動。張衡云。填星者黃帝之子女主之象也。一名地候。晉灼曰。常以甲辰之始。建斗之歲。填行一宿。二十八歲而周天。

中興天文志。填星色黃。比參右肩。小於辰。按唐孔氏謂五星之行。金水日行一度。火七百八十日。行星四百一十五度。木三百九十八日。行星三十三度。惟土三百七十七日。行星十二度。蓋土性重厚。而舒緩。其行最遲。故其為變亦少。

容齋洪氏隨筆曰。世之伎術以五星論命者。大率以火土為惡。故有晝忌火星。夜忌土之語。土鎮星也。行遲。每主一宮。則二歲四月乃去。以故為災最久。然以國家論之。則不然。符堅欲南伐。歲鎮守斗。識者以為不利。史記天官書云。五潢五帝居。舍火入旱。金兵水水。宋均曰。不言木土。

者。德星不為害也。又云。五星犯北。落軍起。火金水尤甚。木土軍吉。又云。鎮星所居國吉。未當居而居。已去而復還居之。其國得土。若當居而不居。既已居之。又西東去。其國失土。其居久。其國福厚。其居易。也。輕速。福薄。如此。則鎮星乃為大福。德與木無異。豈非國家休祥所係。非民庶可得侔耶。

太白曰。西方秋金。義也。言也。義虧言失。逆秋。令傷金氣。罰見太白。太白進退以候兵高卑。遲速靜躁。見伏用兵。皆象之吉。其出西方。失行夷狄。敗出東方。失行。

中國敗。未盡期。曰過參天。病其對國。若經天。天下草人更王。是謂亂紀。人民流亡。晝與日爭明。強國弱小。國強。女主昌。又曰。太白主大臣。其號上公也。大司馬位。謹候此。張衡云。太白者白帝之子。一名火政。一名官星。一名明堂。一名文表。一名太皞。一名終星。一名天相。一名天浩。一名序星。一名梁星。一名威星。一名大囂。一名大爽。晉灼曰。常以正月甲寅。與熒惑晨出東方。二百四十日而入。入四十日。又出西方。二百四十日而入。入三十五日。而復出東方。出以寅戌。入以丑未。一歲而周天。

西漢天文志曰。日方南。太白居其南。日方北。太白居其北。為羸。侯王不寧。用兵進吉退凶。日方南。太白居其北。日方北。太白居其南。為縮。侯王有憂。用兵退吉進凶。當出不出。當入不入。為失舍。不有破軍。必有死王之墓。有亡國。一曰。天下偃兵。壅有兵者。所當之國。大山。當出不出。未當入而入。天下偃兵。兵在外入。未當出而出。當入而不入。天下兵起。有至破國。未當出而出。未當入而入。天下舉兵。所當之國。亡。當期而出。其國昌。出東為東方。入為北方。出西為西方。入為南方。所居久。其國利。易其鄉。

凶。

蘇林曰。疾過也。一說。易鄉而出入也。晉灼曰。上言出而易言疾過是也。

入七日復

出。將軍戰死。入十日復出。相死之。入又復出。人君惡之。已出三日而復微入。三日廼復盛出。是為奕而伏。晉灼曰。奕退也。不見也。其下國有軍。其眾敗。將北。

已入三日。又復微出。三日廼復盛入。其下國有憂。

帥。師雖眾。敵食其糧。用其兵。虜其帥。出西方。失其

行。夷狄敗。出東方。失其行。中國敗。一曰。出蚤為月

食。晚為天祲。及彗星將發於亡道之國。太白出而

留桑榆間。病其下國。

晉灼曰。行遲而下也。正出舉日。平正出桑榆上。餘二十里。

也。上而疾求盡期。日過參天。病其對國。

晉灼曰。三分天過其

之間也西成太白經天天下革民更主孟康曰謂東

西入東也太白陰星出東當伏東出西當伏西過

午為經天晉灼曰日陽也日出則星亡晝見午上

為經天也是為亂紀人民流土晝見與日爭明強國弱

小國強女主昌太白兵象也出而高用兵深吉淺

凶埤淺吉深凶行疾用兵疾吉遲凶行遲用兵遲

吉疾凶角敢戰吉不敢戰凶擊角所指吉逆之凶

進退左右用兵進退左右吉靜凶園以靜用兵靜

吉趨凶出則兵出入則兵入象太白吉反之凶凡

太白所出所直之辰其國得其位得其位者戰勝

所直之辰順其色而角者勝其色害者敗晉灼曰

而赤蒼小敗宋色黃而赤黑小敗楚色太白白比

赤黑小敗燕色黃黑小敗皆犬角勝也狼赤比心黃比參右肩青比參左肩黑比奎大星

色勝位晉灼曰有色行勝色晉灼曰太白行行得

畫勝之晉灼曰行應天度雖有色得位行畫勝

中興天文志太白色白比狼星而大又大於歲星

辰星曰北方冬水智也聽也智虧聽失逆冬令傷水

氣罰見辰星辰星見則主刑主廷尉主燕趙又為燕

趙伐以比宰相之象亦為殺伐之氣戰鬪之象又曰

軍於野辰星為偏將之象無軍為刑事和陰陽應効

不効其時不和出失其時寒暑失其節邦當大饑當

出不出。是謂擊卒。兵大起。在於房心間。地動。亦曰辰星出入躁疾。常主夷狄。又曰蠻夷之星也。亦主刑法之得失。色黃而小。地大動。光明與月相逮。其國大水。張衡云。辰星一名勾星。一名熒星。一名伺星。晉灼曰。常以二月春分見奎婁。五月夏至見東井。八月秋分見角亢。十一月冬至見牽牛。出以辰戌。入以丑未。二旬而入。晨候之東方。夕候之西方。一歲而周天。

西漢天文志。辰星出蚤為月食。晚為彗星。及天祲一時不出。其時不和。四時不出。天下大饑。失其時而出。為當寒反溫。當溫反寒。與它星遇而闔。天下

大亂。

晉灼曰。祲星彗字之屬也。一曰五星。

中興天文志。辰星色黑。比奎大星。小於歲星。

凡五星有色大小不同。各依其行而順應節。色變有類。

凡青皆比參。左肩赤比心。大星黃比參。右肩白比狼星。黑比奎。大星不失本色而應其四時者吉。色害其行凶。

凡五星所出所行所直之辰。其國為得位者。歲星曰德。熒惑有禮。填星有福。太白兵強。辰星陰陽和。所行所直之辰。順其色而有角者勝。其色害者敗。居實者

文獻通考卷三百八十一
三十四
息也。居居無德也。色勝位。行得盡勝之營。室為清廟。歲星廟也。心為明堂。熒惑廟也。南斗為文太室。填星廟也。亢為䟽廟。太白廟也。七星為員官。辰星廟也。五星行至其廟。謹候其命。

凡五星盈縮失位。元精降于地。為人。歲星降為貴臣。熒惑降為童兒。歌謠嬉戲。填星降為老人。婦女。太白降為壯夫。處於林麓。辰星降為婦人。吉凶之應。隨其象吉。

凡五星。木與土合。為內亂饑。與水合。為變謀而更事。與火合。為饑。為旱。與金合。為白衣之會。合闔國有內亂。野有破軍。為水。太白在南。歲在北。名曰牡年。殺大孰。太白在北。歲星在南。年或有或無。火與金合。為鑠。為喪。不可舉事。用兵。從軍。為軍憂離之軍。却出。太白陰分。宅出其陽。偏將戰。與土合。為憂主孽。與水合。為北軍。用兵。舉事。大敗。一曰。火與水合。為焮。不可舉事。用兵。土與水合。為壅沮。不可舉事。用兵。有覆軍下師。一曰。為變謀。更事。必為旱。與金合。為疾。為白衣會。為內兵。國亡地。與木合。國饑水。與金合。為變謀。為兵憂。入太白中而上。欲破軍。殺將。客勝。下出客亡地。視旗所指。曰命破軍。環繞太白。若與闔大戰。客勝。

凡木火土金與水鬪皆為戰兵不在外皆為內亂。
凡同舍為合。相陵為鬪。二星相近其殃大。相遠無傷。
七寸呂內必之。

凡月蝕五星其國亡。歲以饑。熒惑以亂。填以殺。太白
以強國戰。辰以女亂。

凡五星入月其野有逐相。太白將僂。

凡五星所聚其國王天下從歲以義從熒惑以禮從
填以重從太白以兵從辰以法各以其事致天下也。
三星若合是謂驚立絕行其國外內有兵天喪人民。
改立侯王四星若合是謂太陽其國兵喪並起君子

憂小人流五星若合是謂易行有德受慶改立王者。
奄有四方子孫蕃昌。亡息受殃離其國家滅其宗廟。
百姓離去被滿四方五星皆大其事亦大皆小事亦
小。

凡五星色其圜白為喪為旱赤中不平為兵為憂青
為水黑為疾疫為多死黃為吉皆角赤犯我城黃地
之爭白哭泣聲青有兵憂黑有水五星同色天下偃
兵百姓安寧歌舞以行不見災疾五穀蕃昌。

凡五星為政緩則不行急則過分逆則占熒惑緩則
不入急則不出違道則占填緩則不還急則過舍逆

則占。太白緩則不入。逆則占。辰星緩則不出。急則不入。非時則占。五星不失行。則年穀豐昌。

凡五星分天之中。積于東方。中國。積于西方。外國。用兵者利。辰星不出。太白為客。其出太白為主。出而與太白不相從。及各出方為格。野有軍不戰。五星為五德之主。其行或入黃道裏。或出黃道表。猶月行出有陰陽也。終出入五常。不可以筭數求也。其東行曰順。西行曰逆。順則疾。逆則遲。通而率之。終為東行矣。不東不西曰留。與日相近而不見曰伏。伏與日同度曰合。其留行逆順掩合犯法。陵變色芒角。凡其所主。皆

以時政五常五事之得。而見其變。木火土三星。行遲。夜半經天。其雖皆與日合度。而後順行。漸遲。追日不及。晨見東方。行去日稍遲。朝時近中則留。留經旦。過中則逆行。逆行至夕時近中則又留。留而又順。先遲漸速。以至於夕伏西方。乃更與日合。

金水二星。行速而不經天。自始與日合之後。行速而先日。夕見西方。去日前稍遠。夕時欲近南方。則漸遲。遲極則留。留而近日。則逆行而合日。在于日後。晨見東方。逆極則留。留而後遲。遲極去日稍遠。旦時欲近南方。則速以追日。晨伏于東方。復與日合。此五星合

見遲速逆順留行之大經也。昏旦者陰陽之大分也。南方者太陽之位。而天地之經也。七躍行至陽位。當天之經。則虧昴留逆而不居焉。此天之常道也。三星經天。二星不經天。三天兩地之道也。

凡五星見伏留行逆順遲速。應曆度者為得其行政。合于常。違曆錯度而失路盈縮者為亂行。亂行則為天失彗孛。而有亡國革政兵饑喪亂之禍云。

古曆五星並順行。秦曆始有金火之逆。又甘石並時。自有差異。漢初測候。乃知五星皆有逆行。其後相承罕能察。至後魏末。清河張子信學藝博通。尤精曆數。

因避葛榮亂。隱於海島中。積三十許年。專以渾儀測候。日月五星差變之數。以筭步之。始悟日月交道。有表裏遲速。五星見伏。有感名向背。言日行在春分後。則遲。秋分後則速。合朔月在日道裏。則日食。若在日道外。雖交不虧。月望值交。則虧。不問表裏。又月行遇木火土金四星。向之則速。背之則遲。五星行四方列宿。各有所好惡。所居遇其好者。則留多。行遲見早。遇其惡者。則留少。行速見遲。與常數並差。少者差至五度。多者差至三十許度。其辰星之行。見伏尤異。晨應見在雨水後。立夏前夕。應見在處暑後。霜降前。並不

見啓蟄立夏立秋霜降四氣之內晨夕去日前後三十六度內十八度外有木火土金一星者見無者不見後張胃玄劉孝孫劉焯等依此差度為定入交食分及五星定見定行與天密會皆古人所未得也中興天文志夫二曜二氣之精也五緯五行之精也二曜俱順行五緯獨有退逆何也班氏謂三代盛時天下五緯順軌無逆行者周之末造人紀不脩師旅數起故五緯始失常度而有逆行然則降姬而羸世道趨末星軌遁常亦失其初歟易觀乎人文以察時變故星紀之逆順可以懔然懼矣

又曰古法周天之數如歲星謂十二年一周天乃約數耳前稱歲星在四仲則行三宿在四孟四季則在一宿二八十六三四十二故十二年而行周二十八宿其說非是夫二十八宿度有廣狹而歲星之行有羸縮豈得以十二年一周無差忒乎唐一行始言歲星自商周迄春秋季年率百二十餘年而超一次因以為常以春秋亂世則其行速時平則其行遲其說尤迂既乃為後率前率之術以求之則其說益自相悖按劉歆三統曆推歲星一百四十四年行天一百四十五次一千七百二十

年剝行一周。此古人所未究也。又左氏疏以歷法推之。周天凡十二次。每次別為百四十四分。歲星每行一百四十五分。是每年行一次之外。尚餘一分。積一百四十四年。剝一次。今紹興曆法。歲星每年行一百四十分。是每年行一次之外。有餘一分。積一百四十四年。剝一次矣。殆據是乎。餘四星之行。固有逆順。中間亦豈無差忒。一行不復詳言。蓋亦知之矣。後之考曆者。當能辨之。然嘗考五星之行。率循黃道。惟金火二星。游行不測。土水歲星為變。希則凡黃道所經。順軌則不占。惟陵犯留守。則

有凶咎。如熒惑每入大微出端門。星家謂受制而出。實則黃道所經也。而月與五星相遇。亦多涉黃道。內外之徑。黃道邪界。列宿各有尺數。如房宿又有上中下三道焉。此其所以易於陵犯。是以清臺每言五星行次。黃道所經諸星。占家多不驗。凡以此故。要諸天人之際。可畏有兆於此。有感於彼。其出沒顯晦。飛流升降。疾遲羸縮。進退會散。動移轉徙。非邈無與於人。是故精侵之交。明君謹之。能遇災而加懼。見祥而滋儆。思其咎謝。不敢怠寧。王事之當然也。善乎太史公之言曰。太上修德。其次修

政其次修救其次修禳畏天者擇焉

又曰按五星之變有合有散有犯有守有陵有歷有闕有羸有縮有食同舍曰合變為妖星曰散寸以內光芒相及曰犯韋昭謂自下而往觸之為犯也居其宿曰守相冒而過曰陵韋昭謂突掩為陵也經之曰歷相擊曰闕又曰離復合合復離為闕早出曰羸晚出曰縮又失次上二三宿曰羸失次下二三宿曰縮星月相陵曰食吉凶各以類應不可誣已然有或不盡如所占何也曰日月五行俱行黃道不能無侵犯也惟迫近則殃大遠則毋傷寸以內芒角相及則其占始應漢志曰近者殃大遠者殃毋傷後之星史不此之察猥見其差近遂譎張以為變此所以繁褻不驗

